群譚採餘

六文以理時令花木鳥獸昆蟲全十卷

1 3
389
1

以下
3丁
白紙

13
問1會53
389

群談採餘序

孔門論道始於博學終於篤行易象大畜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君子於道未有不由知而行者世之真行徑趨叛經拂理者多起於不知而知之未至由於識之未廣耳余友白窓君以穎異博極群書每與朋儕講孚論道種〻

千言根極要領至談時事計成敗策始
終若燭照數計而龜卜然予退嘗心服
其能而知其適於世用也在黌校廿餘
年每試輒冠諸生踐棘闈凡若干次以
數奇竟不入彀遂拂衣求退丶而益銳
意于博古之學凡　前言往行善可
為法惡可為戒及天時人事草木禽魚
災祥寒暑之変悉討論而備録之名曰
群談採餘曰群談者乃前人所嘗言也
曰採餘者推其未盡之意而發之也録
成屬序于余丶取而讀之見其確而有
據雜而不繁足以備鑒戒而垂法程長
智慮而開蒙惑可以傳矣余詢其故謂
自業牽子業時即嘗究心於此至于退

而老不忍釋手焉乃知其少壯時与朋儕論孝談當世之務不遺錙銖尺寸者由于此也用益知此昏之有助于人而畜德之本於多識約禮之始于博文古聖賢之垂訓若揭日月而行天耳夫學由識充識由聞見廣今觀白窓處家文友律身行已動無尤悔進不兢時退不餒志終能訓迪其子諱菴克成家孝取高堂為名司理非其效乎諱菴以經術飾治卓有長識理劇郡而民自不冤其所得於此昏亦既多耳詰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又曰鑒於水者可知美惡鑒于往者可知興亡予故知是書之可傳而為之序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
友人陳奎序

羣談採餘序

詔有之書非盡言之器夫道以言彰且
曰靡盡況於無書道胡以載孔子之時
大道有壞常道有典索以求義丘以聚
願既要且備猶然刪約譖述圄遺餘力
則莊周所稱察古人之全能備於天地
之美者乎未學膚受聞陋見寡藉口反

約甘心面墻雖似守其師說或亦許其
見解而不知自堂祖階庶爲歷奧門墻
未至猥云居其室而有之徒欺我耳善
乎余年伯白窓君之言曰不博不約不
擇不精彼利涉者揖之既棄筏何以前
以此而求濟于淵必無獲矣泰山不辭
土壤河海不擇細流矧夫一簣初覆九

仞未至不積土窮源而有能成其山海
者乎自時師俗學習爲博士家言章句
誨詁之外目不得窺耳不得聞甚之猟
声競進捷徑是趨陳言是勦以涉獵爲
迂談以該貫爲廢事白窓君遠志卓識
嗜季慕古於理無所不究於書無所不
窺掇拾蒐羅久而成帙門分部別題曰

羣談採餘余因謙菴兄得以遍覽則見
森然武庫璨然玉山称多聞識矣至如
旁薄宇宙而理皆従心窮極変幻而事
悉根理一展閱焉而羲皇之世皆目前
梯航之鄉皆掌上古人云鏡明則照源
遠則挹高明有融是書之謂與嗟乎臨
川所編元朗所綴不過揮麈之資白窓

君以竹林為沂水蘭亭為鄉雲則二氏
尚得為之衙官吾知其逍遥於道真且
將與天為徒此書特其緒餘耳謙菴兄
於余為同年友理吾郡申寃理枉民有神
明之頌将德位日盛名號日彰不可謂
趨庭無異聞乃今将以是書付之剞劂
所加惠於後季者公矣濤矣則三不朽

之謂也小子識之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年家晚生林承芳頓首拜序

群譚採餘卷之一

甲卷

天文
地理
時令
花木
禽鳥
諸獸
昆虫

閩晉安倪綰維綏甫纂輯
增城縣知縣 林繼衡
香山縣知縣 鄧思啓 仝校

天文

天形混茫孰辯度數然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餘而与天會故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近極則天地氣交而為暑日行遠極則天地氣閉而為寒一寒一暑若旬焉運実日之進退主之晦朔而日月之合則月掩日而日食既望而日月之對則月

九日而月食曆家所謂闇虛者言月為日所暗而非
日之實躰如燈燭當爐炎之所衝則黑焰散光不照其
喻切矣天包地外旋運不停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
中而不陷不墜其說然乎月中黑闇乃本体渣滓之
存不受日彩耳或謂外入之影則月有高下東西影
當有變何以隨在不殊山河地影具論謬矣星亦体
生於地精成於天光耀既散墜而為石者得地氣而
凝陰陽未明之故如人精神既散形亦剔強陰過乎
陽畫極而為風故烈而猛其和而柔者陽盛之極陰
不足以遏之也陽伏于陰暴突而為雷故啓蟄而奮
其歷冬威藏者陰盛之極陽不足以突之也至於霧
而蒸者如雲和而暢者為雨不外陰陽二氣而已

漢高祖定天下置酒沛中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酣
擊筑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守四方至漢武帝幸河東祠後土中流与群
臣飲讌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
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汎樓船
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懽洽

極乎哀情多少壮老時乎柰老何唐溪詩話云高帝
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気象雄遠大真英主也武帝秋風
詞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語故未年幾至於変魏武
魏文父子横槊賦詩雖適壮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
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道也
唐倫詩曰一日天無風四溟波盡息人心尓不吹波浪
高百尺又題路傍木云狂風拔倒樹々倒根已露上
有数枝藤青々猶未悟又曰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
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皆恢曠雅

宋藝祖皇帝嘗有詠日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
天萬国明大哉言乎機乱反正見於詩矣初上微時
客有詠初日詩者詔雖工而浅陋上所不喜其人請
上詠之上即應声而作曰太陽初出光赫々千山万
山如火発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衆星与残月蓋宋
朝以火徳王天下故登臨之後僭窃之国以次削平
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宋太祖夜幸後池対新月置酒問當直孛士為誰曰盧
多遜召使賦詩因請韻曰些子児多遜詠云太液池

辺看月時好風吹動万年枝誰家玉画開新鏡落出
清光些子児太祖大喜尽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桐江詩話曹希蘊貨詵都下有人以敲稍交為韵索賦
新月曹云禁鼓初聞第一敲作看新月出林梢誰家
宝鏡新磨出匣小参差盖不交盖模多遜之句然終
不能勝之

太祖一夜観新月諸皇子在侍皆令作汚東宮侍云昨
夜巌陵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霄頭鈎然未得団団象
也有清光照九州時建文君年尚幼詵曰誰将玉指

甲摘破天上痕影落江湖裏蛟竜不敢吞

太祖皆不懌

章

童子厚罷相謫雷州因過小貴及南山寺有僧奉忠孚
厚見之不為礼已而倚檻看雲厚曰夏雲多奇峰真
善比類僧云曾有夏雲一詩甚奇子厚令誦之曰如
峰火如復如綿飛過微陰落檻前大化山河乾如死
不成霖雨浸遮天子厚默然

邵京実閩人務孝尚隠取文昏一時清雅愔其唱和敬
逸堆煌明徳題京実山居十六詠内巫頂飛雲詩云

白雲歸去山色深白雲歸山色陰時秉時去自古
今山亦無詰雲無心有人結庐占巫頂白石支頭卧
雲影清霄雲記隨飛訣行雨歸秉人韋驛
韓偓字致光書作雷公詩云閒人倚柱咲雷公又向深
山霹怪松必若有禊天下意何如鷺起武侯竜世說
云夏侯太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
不変晉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故韓偓用
倚柱二字有来処　朱文公亦有聞雷詩云誰将神
斧破頑陰地裂山開見天林我願君法王天造早施
雄斷荅羣心慈淚黄震田読此詩令人感動豈為竜
大潤筆設耶
韓秉坡雪後晉北臺壁二首汚云城頭初日始翻鴉陌
上晴泥已没車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
遺蝗入地応千尺宿麦連雲有戔家老病自嗟訖力
退空吟氷柱憶劉人　方萬里云雪宜麥而辟蝗子
生子入地雪深一尺蝗子入地一丈玉樓為肩銀海
為眼道家語蓋黄庭一種晉相傳有此説又諸云黄
昏猶作雨纖纖夜静無風勢漸嚴但覺衾裯如濕水

不如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侵書幌半夜寒聲落畫簷
簷試掃北臺看鳥耳未隨埋沒有双尖方云烏耳山名與臺相对坡知密州時作年三十九歲偶然用韵甚險而再和尤佳

東坡再用韻二首九陌凄風戰齒牙銀盃逐馬帶隨車
也知不是堅牢玉無奈能開項刻花對酒強歌愁底事閉門高卧定誰家臺前日煖君須愛氷下寒魚漸可叉　又已分杯酒欺淺懦敢將詩律鬬深嚴漢簑句好真堪畫柳絮才高不道鹽收屢尚存車鄴指飛花又舞謫仙簷昏生事業真堪咲恐凍孤吟筆退尖方云鄣音漁簑道蘊柳絮賴此增光而世無異論不道蘊三字作南史詳見詩話退之詆元夕齊奠亞若若寒則退尖矣李白詩好鳥吟春歌後院死卷送酒舞簷前又尖二字和得全不喫力此詆冠古今非絶天才萬卷書胸未易至此王荊公胡澹菴心服屢和俱靡不倒看未好詩在前似不當和也

韓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迺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人

何事賞心遣包含梅柳春亟照耀乾坤夜有輝預
想来游須秉炬瓊瑤還覩馬蹄歸議者知公之才力
事功矣

明善元遺老善戲謔能以詼諧訓人偽吳張士誠據蘇
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後肆宴樂席間亟
明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宴張女樂以侑觴
邀明善咏雪善立筆題云漫天遂撲地飛白占許多
田地凍殺吳氏都是你難道国家祥瑞書畢士德大
慨卒亦莫敢誰何

吳文定公原博詩格尚渾厚琢句沉着其雪後入朝詩
云天門晴雪映朝冠步滑頻扶白玉闌為語後人須
把滑正憂高処不勝寒飢烏隔竹餐應盡馴豕當庭
踏又殘莫向都人誇瑞北近郊或恐有哀安其愛君、
憂国感時念物之情藹然可掬至如古人随車縞素
灞橋驢背自是閑話頭

太祖高皇帝咏雪詩云臘前三日曠無涯知是天公降
六花九曲河深凝底凍張騫無處再乘槎其一統洪
基兆此矣　又新雨詩云片雲風駕雨飛來頃刻凭

看遍九垓撇外近聆新水響遥空一碧見天開其維新之治又見矣

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鬬角龍子尺澹抹墻腰月半稜次仲曰甚佳惜未大也乃曰看来天地不如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

夏日對雨裴晉公詩云登樓逃甚暑萬象正埃塵對面雷嗔樹當階雨慙人簷疎蛛網重地濕蒸泥新吟罷清風起荷香滿四隣此首是文苑英華句丶清切嗔字慙字尤見夏雨之快

韓忠獻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云何假嗔雷擊怒猪默然嘉沢洽民區经時亢旱群心駭數月焦熬一陣蕤已蔑宋苗安在掘再生莊對不虞枯須臾慰滿三農望郤歛神功齊若無上句言雲動風行雷行作辭之奉斷句言羣心安而神功歛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唐景龍中洛下霖雨百餘日宰相令閉坊市北門以弭之辛無效霪溢益甚人諺曰礼賢不辭閉東閤燮理

惟餘閉北門

儒士彭友信有詩名太祖一日微行指虹咏曰誰將青紅線兩條無雲無雨繫天腰命續彭對云玉皇昨夜鸞棗出万里長空駕玉橋　上異之相約詰朝侯於竹橋同早朝明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曰有季有行君子也以為北平布政使

周將伐殷五星聚房乔桓將伯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客張耳曰東井秦地淺王當入秦以取天下已而果然唐玄宗開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

右曰有花則慶無花則殃果開元治而天寶乱也

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于奎右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孫蕃昌浚歷年多予意開濂洛閔閩之學亦本於是　洪武間五星亦聚奎諒右必如宋驗也嘉靖二年五星聚於室宵時予謂人曰室營室也甘德右申皆指室為太廟吾知國家其必有事於清廟而光大其門子至十五年大興土木九廟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矣嗚呼自周至今二千八百餘年而五星聚会如此而一星獨犯一宿則多矣此治

日常少而乱日常多
史云即官上而列宿矧三公九卿乎故中台星折則張
華而之長庚入昴則李白應之矧普乃紫薇垣之類
真而歷丶不能枚拳前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
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旧　高皇布新是昴宿
実應胡星也正統己巳己巳熒惑入南斗則　車駕北狩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望後夜半行者見彗星出北
方予時在京聞之特夜起視果出紫垣掃五尚書不
知何人應此占也未幾白司寇昂先去位而徐司空
賁徐宗伯瓊周司徒經継之至五月廿七日天官屠
公亦去五尚書之應不爽孰謂天道遠而難稽乎
襍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礼後有次韻蔣穎叔銭穆甫従
駕景靈宮二詩一云帰来病鶴記城闉旧踏松枝雨
露新半白不羞垂巓雪軟紅猶恋属車塵雨收九陌
登豊後日麗三元降下辰粗識君王為民意不才何
以助精禋王仲至亦和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
帰来助慶禋坡痛嘆久之孟津倪寛川人坡亦川人

俱自楊大守召来漢武帝郊礼回至渭橋上見一州
婦人洗乳渭上乳長七尺帝遣向之婦人曰才七車
中客知我也上使問是倪寛奏曰天上長乳星祭
祀不潔即見帝懷然坡時尚昏亦乘車駕在前
宋王十朋曰太白晝見作詩曰煌煌太白出東方追逐
残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点猶微茫太
史占之此何祥咸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
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雜然並見何以
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治天赤地与竟湯偃禾抜本悟
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楚莊吾皇脩德
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正綱紀內脩政
事仍外攘誓雪恥還封彊強虜當弱吾當強天戒
為福非為殃願勿徒以虚文穰
謝登山作五星詩云五緯煌煌聚在秦項王稱霸沛公
臣誰知四百年天下已扃寛仁大度人
元至正六年司天監奏稱天狗星墜地始於楚終於吳
遍及於齊趙諸地但不及於兩廣當血食人間五千
日也時雲南王寧山忽生小赤犬無數群吠於野古

者曰此天狗墜地有大軍霞境又兵老傳
太祖登極後每日市書殺人之処夜有一大白犬食血
予意徐壽輝羅山童陳友諒明玉珍倪文俊輩俱起
陰湘而南直吳中尤盛其後山陝滇蜀四方俱有甲
兵之禍惟福建兩廣王師到即降以是占之則占驗
人傳之說信矣

嘗聞震沢長語云　國朝中台星常坼或汉上下不交
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孛四星常
不明何也余固不知天文常見其高巫咸謂孛四星
名天權主時令也漢張衡又謂不明或妻朝廷廢正
樂今桃李冬華雨暘不時歲亦有之却又令之糸果
古之元声乎太常典樂之官不過脩跡而已果如阮
咸信都芳者乎是可知矣張衡又論中台主宗室令
據　正德以後安化寧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梟首又
不應乎閔正德初年彗星掃文昌其後劉瑾一出首
逐內閣自後臺諫九卿無不被禍豈非文之厄也乎
湯序善天文占候之術由欽天監小官至侍郎与曹欽
往来甚密天順五年七月偶至太常凌信尚詢家凌

屏人問曰近日天象如何湯曰来年當啄血京師但不傷社稷凌默記之六年七月某日欽果反都城巷戰殺人甚多不日平定湯亦以兵謀被誅全家謫戍廣西至今子孫猶習其業知禍而不避者何也抑數不可逃耶

晉鐸湖廣景陵人康海陝西武功人弘治壬戌之初京師有善占天文六部諸公詰之曰魁在何處答曰文星在楚魁在湖廣越一月將揭曉復命占之占者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後鐸中會元海

中狀元人事之上應天象如此

宋黃山谷有二十八宿支干之詩朱文公乃云讀十二辰詩卷掇具餘作此聊奉一咲曰夜闻空輦轂飢鼠曉駕羸牛耕虓圃時方虎圈聽豪琴旧業兎園嗟荅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角不与蛇爭雄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従容手種猴桃垂架綠養得鵾鷄鳴喔喔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貿猪肉

地理

天地之氣東南暑熱西北寒涼寒涼之方堅凝高峙故西北多山暑熱之方融液坍塌故東南多水潮汐說者不一盧肇謂日激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自為不刊之見不知天無入海之理日無激海之勢蓋亦不知而言也余安道誌潮候甚詳然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又墮盧氏日之所至水不至水不至附之見不知水無從月之理謂与月相応可也臨安志所論為氣有升降地有浮沉然地本鎮靜之物水未有因氣而

盈縮者謂水隨氣而往来可也三家之論皆有未盡
惟邵子所謂地之喘息似為得之蓋潮汐有形之物
非氣以運之水亦不能自行然氣即水之氣一翕一
張如循環畧無停機故潮之一往一來応期不爽
嘗觀山坳高峻直截即生物不茂其勢奔赴溪谷合輳
田環者其中草木暢茂蓋高峻直截者氣散乏雍畜
聚故生物之力薄回環合輳者元氣至此蓄積包藏
者多故生物之力厚水亦然灘石峻即水急而魚驚
不留淵潭深則魚驚之屬聚焉以是驗之人其峻急
淺露者必無所蓄積必不能容物作事則輕易而寡
成寬緩深沉者所蓄必多於物無不容作事則安重
有力而事必成善學者觀山水之間可以進德矣

范仲淹高季迪皆姑蘇人咏阜筆鋒泡詩云笠澤研池
小穹窿架石裁仰憑天作紙写出太平歌高詩曰雲
来初濺墨一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二
人氣象於此可見

胡曾題呂望釣渭詩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
鈎當時未入飛熊兆已向斜陽嘆白頭

曲阜縣孔林聖墓所也週十里無禽鳥蛇鼠荊棘余旧
聞未信友人林介山官遊斯地問之果然余詮以檀
弓人之葬聖人也何擇地之精如此林曰聖人固他
人之葬伯魚則夫子葬之也余謂若是則聖人精於
術哉以謂葬聖人而後異則閔周公之廟地亦相近
十里之中何禽鳥之多哉兩人相對默然出七脩稿
孔墓所多栢樹無禽鳥上中有古栢一株無葉傳閔
大改革則斧枝葉係孔子手植地亦無野草此多人
親歷其地而得其說高皇帝無時產一枝
世宗誕時產一枝

晉荀息為大夫靈公造九層臺三年不成人力困疲息
托物以諷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灵公
曰危哉息曰不危造臺三年不成男不能耕女不能
織亦甚危矣灵公乃止

焚書坑在驪山下即坑儒吾有人題云焚書祇是要人
愚人未愚時周已墟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読
兵書又章碣焚書坑儒記云竹帛烟銷帝業虛関河
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乱劉項原來不讀書碣
存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武陵桃源秦人避世於此至東晉始聞於人間陶淵明
作記為詩詳矣其後作者相繼如王摩詰韓退之劉
禹錫王介甫皆有詩歌爭出新意近時汪彥章藻一
篇思深語妙又得詠人所未到者詩曰祖龍門外神
傳璧方士狡言仙可得東行欲与羨門親咫尺蓬萊
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應桑海常避世人閒中日
月空万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別後無消息閔說
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鄂判東西却悔秦城限南北人
間万事愈堪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

種桃辛苦望長年
王介甫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
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肯秉種桃不記
春採花食実枝為薪兒孫生長与世隔知有父子無
君臣漁郎放舟迷遠近花間忽見驚相問世上惟知
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東風回
首淚沾巾重華一去帝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高奇
詰詰云荊公説指鹿為馬乃二世事而長城之役乃
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宮中荊公此詩追配古

人惜用事欠精

陶淵明詩云羲氏乱天紀賢者避其世黄綺之商山伊
人亦聞逝往迹浸復湮秦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
入従耜趾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蚕收長絲秋
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挨古法衣
裳無新製童僕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栄識節和木
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
何労智慧奇蹤隠五百一朝敞神異淳薄既異源旋
復還淳蔽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頴言顕軽風高

奉尋吾契

天台陳剔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両鬢霜西来一咲
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勧鴻門殺漢王又題博
浪沙云一撃沙中膽気高祖竜社稷已驚搖如何十
二金人外猶有民間鐵未銷二詩俱豪邁出人

歸信嶺有韓苑洛先生踏莎行高嶺連雲寒烟帯雨長
楊滿路悲風起将軍墓上草萋萋荒祠白日眠孤鼠
九里山前未央宮裏凄凉帝往事煩胸臆烏江卻水両
悠悠東流不盡英雄涙且云欲吊淮陰而原忠之詩

甚婉乃製小詞淮陰欲吊思遲ㄟ已有原忠壁上詩
黃雀樓前画李白西風惆悵写新詞有楊受堂御史
詩云將軍傳首日高帝擊貊年天下誰為定英雄不
自全固知兒女誄豈識赤松賢古廟重經処傷心狗
兎喬廟中題咏甚多或咎侯不能如赤松或謂侯不
當假王以啓疑或云侯遲疑以招禍不知天下已定
勇略震主高帝盖無一日能忘情於侯ㄟ不至於身
首異処不已也嗚呼侯之心則如青天白日云近日
名公如斛山楊爵訳遥憶当年拒蒯生将軍心事自
分明可憐宇宙無窮恨盡在中宵悲樹声秋斉周寧
云虎闘龍争日擾攘英雄堪羙亦堪傷項亡畢竟無
他志奔破何疑作假王自是龍顏似鳥喙幾曾鳥盡
必弓藏荒岩一点凄凉月夜ㄟ移光到寢堂

嚴子陵釣臺題者甚多頃見不知名氏有一詩云范蠡
忘名載西子介推逃迹累山樊先生正甫画多事聊
把漁竿坐水村

嚴本姓莊避顕宗諱改姓嚴子俞子詩云千古英風想
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与州名

總誤稱

宋范文正公謫官過嚴州題釣臺詩云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寞鴻惜羽毛世祖成功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又贈釣翁詩云江上往来人盡愛鱖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波濤裏七賢過関人多謂唐人元時唐愚士詩曰七騎從宮出帝関蹇驢驄馬雜山猪瀛洲李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講李謀冏未聞有七賢之名又未関騎騾及牛爲者不知愚士何據而云又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說郑虔李華孟浩然同遊洛南之毓門過雪而虔閣之夫李白天宝間方来京師李華天寶間方拜官自与数人不聞書傳以承禎騎牛考史承禎乃方士取其德也安有騎牛之事耶二說雖有然虞邵庵孟像詩云風雪空山破帽温七人圖裡一人存之句然自註与記又不同人是殆非唐矣蓋春秋有七人唐有七愛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嘗稱賢也惟晋時竹林七人称賢耳又考王戎嘗乘小馬驢也山濤乘驢劉伶乘鹿車餘則

乘馬正符七人之數其乘鹿車者後或訛畫為牛也
且接籬烏帽晉人所載而唐則巾矣元時曹文貞公
伯啓集又有七子圖詩曰清淡飄遙事淩遲七子高
風世所稀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此又
一證也書之以俟博識

望夫石王建詩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
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劉禹錫詩云終日望
夫夫不歸化為孤石若相思望來已是幾千載只似
當年初望時後郭功甫一訖善於形容云杜鵑啼血
春林碧妾有離恩愁今晉上盡高山第一峰目乱魂
飛為化石化為石可柰何淚懸白露衣薛羅千古方
右望夫恨一江秋水寒蟬多漢家天子忘征役良人
荷戈歸不得此身未老將何從不似山頭化為石蔡
家斋云此石在處有之世俗相傳以為其夫出役妻
登其山望之遂傳為石郭詩正模写此意

唐宣宗微時以武宗忌之遯跡遊方外与黄檗禅師同
観瀑布泉禅師咏一絶云千岩万壑不辞労遠看方
知出處高宣宗統之曰溪間豈能留得住終帰大海

作波濤後宣宗踐大位已先見於此詩矣然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寓內遂不靖其作波濤之詔豈非讖耶

唐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選裴度於奥化作池亭島作詩誚之曰破却千家鑿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丶丶花謝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人惡其不遜然此句可以警世但不當施之裴晉公輩

唐常莊金陵圖詩云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旧烟籠十里堤謝叠山云臺城乃梁武餓死之地国亡身臧陵谷変迁人物換世惟草木無情只如前日此 必梁朝取種至唐伎存無情依旧四字最妙端午北使王撰詩云到処江山是戦場淮民依旧說耕桑梅老不識興亡恨猶向東風吠夕陽誠本朝文士不知邊事之危急景定間北將胡詮議留江州詩云舜寞武陵山上廟秦條羅伏水中船垂楊不管興亡事依旧青丶兩岸邊亦誠本朝將相不知国家將亡文臣武臣随時取樂視危急如平安無事耶二詩皆従此詩変化

藝祖受命之三年盜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礼畢奏請恭詣誓詞是年秋享礼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陞階徐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視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

富鄭公王荊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寄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変犬戎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榮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有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属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有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天子不及知云〻

寇萊公南遷道過襄州留一詩於郵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馹吏催時送逐臣到底輸他林下客無拳無辱自由身此林下客大槩言之初無所主也胡秘監怛素不為公所喜時適居郡下聞之以公為已而発遂有稱快之語閔齋咲之

山庄四条詩宋舒城李公麟所作也一云桃李花開春雨晴声〻布谷迎村鳴家〻場頭醉酒能為告庄主東作與黄梲元破東南村云云火雲赦日當空浮田頭耨草汗欲流緑竹人寂鳥声休暫秉歌午秉清風

山妻送餉扇遮頭三云黄雲萬里秋有成村〻酒熟家〻迎刼羊賽社人不醒醉後鼓腹歌昇平飲然同楽倉滿盈四云寒風十月雪欲飛居人木揚添紙幛地炉活火酒頻煨兎盃不說羊羔肥醉秉曲肱歌声微

蘇東坡咏村景詞云藾〻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繰車牛衣拈柳賣黄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渇謾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高斎詩話云東坡云〻冬寒詩云陽林彷彿閔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秦少游詩

云菰蒲深处疑亟地勿忽有人家吠語声三詩大同小
異皆奇句也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安石啓之也門
生子壻相継得政鑄寶器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
姓名于其上以安石北面稽首以司馬光諸公為魎
魅自此黨論大興人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丘
墟及金兵入汴見鑄器毀碑嘆曰宋之名臣用舍如此為
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宋之南迁安石罪之魁雖後
漢晚唐禍不若是烈也劉文靖公咏安石詩云當年
一線繫匏系直到横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種下天
津橋上聽啼鵑宋子虚亦云投老帰耕白下田青苗
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並棗花飛怨杜鵑皆
云宋祚之亡由於安石而含蓄不露可謂詩思矣
司馬温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除大風
走石祥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及碎忽仆
碑下而死
藴文忠公為司馬公題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西海
望陶冶童子稱若実老卒知乃為

司馬公置独楽園春際草木秀茂許人観之観者感以
銭興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銭積于千而納於公公曰
吾豈少此耶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銭於是創一
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銭
西湖岳墳前植檜樹自根以上劈分爲両枝至稍全其
生中格以木釘以示裂奸檜以雪岳之死也乃天順
間杭州府同知馬偉爲之
趙魏公孟頫挽岳武穆墓詩云王墳上草離離岳秋日
荒涼石獣危南渡君臣軽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
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及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雲影不勝悲
高則誠詩云莫向中河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内庭
不下班師詔絶漠全收大将旗父子一門耳杖節山
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處二帝遊魂更可悲
嘉陳延齢年少作岳武穆墓云一自班師下内庭中原
便覺壓膻腥両宮環珮烟塵迥百戦山河草木青雨
暗霊祠嘶鐵馬月明陰井泣銀瓶凄涼古墓西湖上
老樹悲風不忍聽

趙汝愚題福州鼓山寺云弱年奔走厭塵埃此日登臨
亦快哉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常送海濤来朱晦翁
摘詩中天風海濤字刻石人不知趙公詩也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来蘓孟子由貶高安監酒
時東坡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為榮故名来蘓鳴呼
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経過之地淺翁
野叟亦以為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
傳云黄河清聖人生愚謂黄河陰類也宜濁而反清乃
陰于陽下奸上之徵後世過河清上表稱賀悞矣五

代時黄河清政陽公謂非聖世之事元末黄河清廣
申帝臨朝不樂蓋知此意又按黄河発源於星宿海
其水本清其後西域諸水合流濘雜泥沙遂不清矣
蓋河水性急故也

王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冷而北出
山靡靡以旁囲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帰鼎画
谷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与経孝
典策之文俱傳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隠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揚

守詩云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滄海共青天如今郤
有閑洲渚寄浪沙鴎莫浪眠楊為廢法
淳祐壬子饒信行経量畨陽以邑犀置局有詩云玉大
成殿下水漫〻堂上尽是経量官孔子回頭顧孟子
是你説出許多般感淳甲子又復経量湖南等処士
人有詩云失淮失蜀失荆襄却把江南寸〻量一寸
縱教添一丈也應不似旧封殭時又有詩云宰相巍
〻坐廟堂説着経量便要経量那箇臣僚上一章頭
説経量尾説経量軽狂太守在吾邦閔説経量星夜
経量山東河北久抛荒好去経量胡不経量
理宗時賈似道欲奉行推田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
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七
猶把山川寸〻量縱使一垓添一畝也應不似旧封
殭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石具在
前述何縣何郷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気象蕭條生
霊憔悴経界従来必然惟何甚為官為己不把人
憐思量幾許山前況土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峩巖雲
迷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狼烟宰相奏權攻人閑上誰

念千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頻經理萬取千爲

秋凉收後有題其養樂園曰老圃居嶺萬西游人誰

敢問藩隄勢將衆辟不田首事到出師方啞膺厥圃

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笑来祇是孤山耐依

旧梅花伴月低養樂者以其奉母而条也圃賜茅正

在蘇隄萬巔孤山之近游人常往来此地有游騎过

門偵事有密報必為取羅織有官者被黜有財者被

禍世変而凌夷云

宋韓侂胄寧宗朝以定策功進位太師官至平章威權

隆重朝野側目天子拱手而已一日過南園山庄趙

師峯偕行殆至東村別墅則桑麻掩映鷄犬相聞宛

然一鄉井也俄見林薄中一牧童騎犢且行且歌曰

朝出耕田暮飲牛林泉風月兩悠悠九重雖竊阿衡

貴爭得功名到白頭師異呵曰平章在此誰敢唐突

牧童咲曰吾但識山中宰相安知朝内平章曽曰汝

宰相何人柰未識前童曰公如欲見杜鵑草庐飲然

而行至則竹籬茅舍石磴藤床書畫琴棋亦甚整潔

屏間有二律詩其一曰病国妨賢主孤生民画許

樂樵蘇偽名枉玷朱元晦謀逆室汚趙汝愚羊質虎
皮千載恥民膏血脉一時枯若知不可同安樂早買
扁舟客五湖其二曰定策徵勞總是空一時狐假虎
威風不知積下滔天罪尚欲謀成蓋世功披露姦心
愚幼主彰聞悪徙辱先公玉津園內行天討怨血空
流杜宇紅　胄韓琦五世孫後為史彌遠誅于玉津
園　胄閱畢勃然變色方欲促駕童報曰主人至矣
乃見一叟廳眉鶴髮深衣幅巾扶笻而来年可七八
旬態度閒雅自稱袁処士揖胄進曰貴人光臨有失

秖迎乞恕不恭之罪揖遜而坐胄徐曰屏間之詩何
人耶作處士荅曰老樗写懷二律不意見譲於貴人
也胄曰軍国重事何敢私議処士咲曰太師挾振主
之威操不賞之權群小盈朝国士日非土崩瓦解可
立而待雖欲建恢復之功誠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騒動矣愚意欲倒泰山危如朝露誠孔子所謂不
在頴吏而在蕭墻之內也太師其審圖之胄面色如
土左右欲兵之胄嘆曰真諒士也扶而去之厥後胄
用師果无功效未幾禍作悉如其言

宋史丞相彌遠欲占香王之寺地作墳衆僧俯首莫敢
誰何有一小僧曰我有一策阻之作偈云寺前一堰
地常有天子氣丞相要作墳不知主何意用是題於
通衢史意遂息

戒石銘始於蜀主孟昶頒令箴於天下州邑其文二十
四句至宋大宗刪繁擇取甫俾頒祿民高民脂下民
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頒行天下高宗紹興間復以
黃庭取書令州縣長吏刻銘座右本朝則立於甬道
至元癸巳浙西別有四句天有昭鑒罔有明法嚴畏

爾謹以中刑罰詳見考
李涉嘗作登山詩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
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談畢云東坡
一日訪佛印于竹林寺印欵之坡因誦此詩印曰孝
士閑得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与一咲

元翟祐字宗吉錢塘人學博才贍風致俊朗作西湖四
時望江南詞云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
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　西湖景夏日正
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粧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

鴟　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岡窻金粟富芙蓉洲
淸彩雲間爽氣滿前山　西湖景冬日轉淸奇賞雪
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令賦鍾山詩廉夫立就曰鍾山
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
明珠樹鳳凰樓氣吞江海三山水勢壓乾坤五岳低
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
值一千貫今日席事方殷姑賜五百貫過日淦人鄧
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藁既呈中一聯鰲足立四極
鍾山蟠一龍　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為恕
驚死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南京紫金山即古鍾山蔣山也我　太祖陵寢在焉舊
之時掘地數尺見一石龜頸長數寸首足口目皆具
今藏于太廟久晴而腰下有水則雨久雨而腰下乾
則晴其異如此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坐已滿回視惟有
土地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
生何處生曰重慶出對曰千里為重水重山重慶

府生對一人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
酒主復移神上坐是夜夢神曰　皇帝令我不可上
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与官矣然
後知　太祖為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京国子監将成　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蜕蚣形他日
奏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令左首山可喚為鷄鳴必
然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
看圖上　太祖咲曰何用許多但突兀處俱以筆抹
之無何一夕為雷所擊突兀处悉平如前猫老人使

為神土地遂至今無風真可為興天合也
國初建宮闕時劉伯温相其地築前湖為正殿基已立
椿水中矣　上嫌其逼少待於後伯温見而怪之問
曰誰取迂耶　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可
但後世不免有遷都之舉耳竟如其言
洪武初京師既定　上行視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
踰之基咲曰是不能除是燕子會飛入耳燕子者燹
国之子指太宗也
洪武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有旹之太祖一日微行

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哭問故曰吾夫為国死為
忠臣吾子為父死為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子孟出
我右故哭之　上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
去數十步遂不見明日　上命有司往視之惟草木
叢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晉卞壼之墓遂命掩之
孝陵城西門內有吳孫權墓梁城有奏欲去之詔曰
孫權亦好漢子留為門主遂止

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瓦多取給於彼一
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遲慢對曰某擔自黃澱墳遠
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故某人耶梁某磚亦
取自舊塚中來無足怪也

瑞安高士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罷牌陰鋸
紋朗、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其父鋸其半為神
道牌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
復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此事二公相類皆可為戒

江西趙尚書与常州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不可得一日
常作一詩及書契送之詩曰乾坤到処是吾亭機械
從来未必真寢興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

亭禊事今非晉桃洞神仙也咲秦園是主人身是客
問君還有感年身趙得詩不敢受即日還之
成化杭州刺卿夏其陰謀深險隣有園池頗勝心欲竊
之乃自撰文為碑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
年余家有碑以紀庭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
池中可驗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卒帰之隣
竟坐誣夫身富貴而設法猶是貧賤得不為盜也耶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為其母卜
地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
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諮其子
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塋環數百
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塋斷取貲未易厭也於是偽
使其治之隸如張翁之家議圖豕若以禱者因眺其
山木之美而詫之曰吾治法之炭此可窑以得貲翁
許之乎張固弗疑也曰諾居數日復來遂以錢三万
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
備遂塋之明年清明拜墓國瑞与子偕忽顧其子曰
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実告又顧王曰使不

以計勝則為直當幾何曰以時貨高之雖廉猶三十
萬也國瑞亟帰命治具輦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
為盛敘醞相与款洽数日詰不及他翁既久留将告
帰復張正堂而諗之酒五行輦錢三百緡寘之作実
緘于篋酌酒于筆而告之曰予葬予母人謂其直之
脩請以此為翁壽翁愕然曰吾他日伐山而薪不盈
千為三萬過矣此悪敢當国瑞曰不然至而買地宜
也諗以為治則非也予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紿翁人
皆曰直実至是用敢以為請允予之為将以慰吾子
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辞曰當耻固已許之実又過直
子欲為君子尤矣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
往反撑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実為是
必為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畀焉曰是狡翁也翁
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銭之爭至死不
悔聞二人之風可少愧矣

正徳年間江西士夫郭某有女善於詩詞一日嫁女
過湖阻風於安仁鋪時都憲王守仁亦阻風至此閑
中以石牛山為題作一絶云安仁鋪内倚蘭干遥望

孤牛俯在山下句搜求終不快意問此處有文人才子能続者賞之其女聞之即続下句云任是牧童鞭不動田園荒尽至今閉收寧藩肆雲百姓逃亡田園多至荒蕪者故此言及之守仁見詩大喜仍命作石牛律記云怪石崔嵬號石牛江辺独立幾千秋風吹遍体無毛動雨洗渾身有汗流嫩草平抽難下嘴長鞭仍打不回頭至今曼上無縄索天地為攔夜不收

上

記王守仁義之令備綵幣送过湖完親

上元姚三老賢甲閭右嘗買別墅於芳京之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鈎闌檻榦奇堀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茶欄花徑逶迤斗折狀点如畫周圍又有老樹壽藤葱青相紆秀色映蔵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往客王大痴来遊為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野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主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无可柰何只得售賤大痴曰翁當刻石予泉壑戒子孫毋忘无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閲其言愀然不悦既而躍然

引觴浮白謝之旦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与
子孫作馬牛矣

弘治間海寧陳玉顒賈以道湖山圖云山上樓臺湖上
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昏莫報樊城急新得娥眉正
少年

吉州翁某嘗於城外隆慶寺建塔十三層規模壯麗其
聚斂以百万計記有記云仁山寶塔実崔嵬那是君
家把出来百万貫錢民骨髓十三層土禍胚胎一堆
空積無情木萬劫難銷入己財浪說天花誰得見只
聞平地一声雷至咸淳庚午年為火所焚文山有詩
中兩句云四城扶起吳晉眼一柱燃成漢卓臍

夏往州白鷗園改賜陶真人閩人胡竜江顒云相公御
賜是何年又見真人築墓田行過隣家乞薪火竹籬
茅舍只依然

嘉靖羅念菴狀元作赤壁賦詩云五百年来績此遊水
光依旧接天浮徘徊今夜東山月恍惚當年壬戌秋
有客得魚臨赤壁無人載酒出黃州詩成一望諸山
寂孤鶴橫江掠小舟

嘉靖作天河釣叟詩云長竿百尺倚天浮坐泛仙槎犯
斗牛光拱帝星為玉餌冢垂新月作銀鉤製開雲漢
三千丈釣任江山億萬秋相遇玉皇如有問絲綸今
屬大明收

崑山之俗以八月十八日為潮生日合邑往東門觀潮
弘治甲子顧閣臣觀潮詩云海若鞭潮出海門霆奔
雪捲帶炎氛六鰲駕撼三山動萬馬声傳百谷閔応
纖更期人似玉往観誰使女如雲傳嬴舟楫真耶用
庚濟功成日未瞻明年大魁天下

晋郭璞錢塘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
到錢塘海門一点異風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
中興建都天目乃主詭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
動時有建迁蹕之議有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
天目山前水嚙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稜
月未必遷岐説是非

晋郭璞遷福城記桑田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當見
其害更重着衣周遍重載鄭国帰朝重関為侍鳥出
木空千載不睹前有双眉重施粉黛渓澗水来畫帰

于海主揖其客丶住主在穏首東日高山鎮寨本自
添金因成右劣但其蛇影莫知坐亥事過方知丶而
未會龍山高山光照其代巧婦能裁得令人愛若解
脩心得其終倍市篭放火聚集衆丶有一老翁手把
竹筒重添新宰在言不在銘曰太康之載遷捕甌基
四色牢城層嵩三徃洪許南流瑞詭地應其主螺女
現對花峰千載不雜世代與隆諸邦萬古繁盛仁風
其城形狀如鳳勢氣盤拏過兵不饉過荒不掠
逢災不染其甲子滿廃而復與太康三年晋武帝年
号元年庚子二年辛丑
三年壬寅 太守嚴高圖越王山南之形勢以咨郭
璞丶曰方山秀抜于前三山環峙于後八百年後大
盛又有識曰中間幸元創危亭八百年前兆此名天
陰元精如漢佐岳陶靈氣似周臣中抵不見容舟路
古渡忽元痕涉人好是褒衰待今日置浦坊中人挺
生 按三山志嘗有人得石刻於城南釣磯臺其文如此也

時令

立春日賜宜春於門王沂公曾書皇帝閣立春帖子云
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〻金殿裏寶字寫宜春
中宗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
美中宗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蓋之先開
訝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
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因
舞蹈拜謝時宰日用秉酣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欲
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說秉曰

讀書萬卷従日用滿口虛張賜卷一枝學乎一終身
不獲上及侍臣大咲因更賜酒一杯當時嘆美
唐明皇在東都正月望夜移杖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
絶結綵繒為燈樓中間高五十丈垂以珠玉風動鉦
鳴燈有龍鳳虎豹之狀士民縱楽初止三五夜又增
十七十八兩夜當時惟王右丞摩詰奉和御製一詩
括盡時事詩曰玉路笙歌滿春城刻漏長遊人多晝
日明月讓燈光東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
楽百福迓名香仙妓来金殿都人繞玉堂定應偷妙

奉従此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頴將天地
壽同以献君王
唐開元中元夜以黃柑賜近臣貴戚謂之傳相宴宋時
亦襲其事襍東坡元夜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
人散月紛紛帰来一盞殘燈下又有傳相遺細君唐
人作元夕觀燈詩云三五成佳夕長安楽未央月華
侵畫影火樹艷春光交戞天街上星臨閣道旁大脯
隨地賞廣楽自天張禁地金吾肅更分玉漏長雕輿
公子侍寶馬少年行御燭移龍照吹簫集鳳翔燈搖

環佩歌風敬綺羅香地接宜春苑人遊不夜鄉太平
真有象歌舞頌時康
藐味道正月十五夜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鉄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来遊妓皆穠李行歌尽落梅金吾
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佑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
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応製上元詩如何使故事
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童子厚咲曰此誰不知
後両日登対上猶賞禹玉詩妙於使事詩曰雪消華
月滿仙臺万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
海上駕山来鎮京春酒霑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
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縈霞杯是夕以高廠進樂
又添一杯王和甫和云鑾輿清曉出瑤臺羽衛瞻迎
扇影開鳳闕張燈天上坐鶏撫献曲海辺来脩文可
咲秦無策能賦休誇楚有才星漢未斜鈞樂闋君王
宣示萬年杯
梅窓老人有元宵詞乃院郎歸調用回文体詞曰皇州
新景媚晴春晴媚景新萬家明月醉風清清風醉

月明人遊樂人遊人樂太平御樓神聖喜都民
民都喜聖神

宋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点燈七盞有陳
烈作大燈長丈余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
貧家一盞燈夫妻相對哭太守風流知不知猶恨笙
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棄罷燈

洪武初張行中仁和人為刑部主事詞翰清麗有次韵
元宵詩云月到中宵午漏深青衫羅薄露花侵鰲浮
仙島春無際人下高樓醉不禁大地金蓮分夜色上
方玉烱慰民心歸来更有傳柑宴坐列宮釵十二金
太祖嘗誦唐人李元甫上元詩吟哦不絶詩曰南朝天
子愛風流盡寄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却因
歌舞破陰休竟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
問繁華何処在雨荒烟草石城秋安不忘危之心也
永樂己丑元宵令臣民赴午門外觀燈上御午門御製
使儒臣奉和時評應制諸作以侍講陳敬宗五首為
上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鳩近燈簇
万民新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

及詞臣二紫禁晓鍾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宝蓋萬
炬燄金蓮瓊禮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敕坊呈百戲齊
過玉堦前三劍佩青霄近峰巒翠洛重蒼明金幄月
香度玉樓風拜舞諮番集歡娛万国同遥聞歌吹聲
五色慶雲中四榮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川星彩
動万井月華多寶炬通宵朗鸞吹叶気和臣民洽聖
沢奏作太平歌五山擁金鰲壮雲盤彩鳳来銀河随
斗轉珠闕倚天開歓合春声徧恩徐淑気回願歌漁
藻詠長奉万年杯

童聖朝春月多召両府兩制三館賞花釣魚賦詩々曰
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呂端曰参知政
事屢以進曰愚臣鉤臭雖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
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如此自趙元昊叛
西陲用兵庶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再脩故事御制詩
云晴旭輝々苍靄開氤氲好風来遊絲捲繭行仗墮
夢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浚渫鶯留深樹久徘徊
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遊観近侍陪王介甫
和云蔭幄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来披香殿上

留珠輦太液池迎送玉杯宿蓂曉令風浩蕩戲舞晴
映日徘徊宸章独与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蘇魏
公語錄云仁宗賞荅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皆屬和
而詩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諸公和篇皆徊徘字詩
罷再就坐教坊進雜劇為數人尋秩第者詣一宅觀
之至前堂觀翫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
東西序環頋而不去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咲
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
韓魏公時為首相是日徵陰寒応製卒章云輕雲閣雨
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
日喜重陪時人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
言曰韓琦設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幾陛下
遊宴太頻上為之咲
宋真宗朝賞荅釣魚一日臨池御釣久而魚不食羣臣
應制丁謂詩曰鸞鳳羣穿花去魚畏竜顏上釣遲謂
真宗稱賞羣臣以為莫及
李宗愕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一詩云
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聊猶出金門

去恰似當年下第婦上覽之特詔預宴既出改官
楊億初為光祿丞不預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詔諸館閣
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逢來恐尺無
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上聞之詰所司不召之故左
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清明泛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
食人家插柳滿簷男女亦戴之詼云清明不戴柳紅
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人皆至塚上添土
秉坡梨花絶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帳秉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絶句
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
醉青塚兒孫豈知二詩同意但賈賊知人生無幾
故乃耽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国非可以此意比也薛
訪既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且不見梨花
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為飛花爛熳更佳
晏珠字同叔好吟詩凡門客及官屬解声韻者悉与酬
和其示張巫王校勘詩云元已清明假未閑小園步
徑徧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雞催醉禁漏丞丙可

李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帰来遊梁賦客多風味莫惜青錢萬迁才詩話云王琪有大明寺一詩公大加賞後召至同飲因言得句如無可奈何花落去未能有对王應曰似曾相識燕帰来公甚喜遂辟置館職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吟曰苣毋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遥指鄉関涕泪連苣毋草名北地寒食則苣毋生詠此詩令人至今愴然

宋乾道中高宗与孝宗遊宮中後園好玉異木閑豁心目太上倚闌適復燕掠水飞過有旨令曾覿進詞遂進阮郎帰云柳陰院宇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双々鴛水忙苹葉香蝉流水落花香啣将畫堵粧舒芬狀元咏遊春詩云金鞍宝馬去遊春石有清泉花有香紛柳依々千緒緑情偏好土脉陽回地里中革作馬鞭々馬走木橋流水響琮々

梁貢父舍燕京人大德初為杭州總官作西湖送春木蘭花慢詞云問花々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笑春色三

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咲但相逢楊酒
莫相催千古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
高臺烟樹渺吟懷挥一醉留春ゝ不住醉裏春歸西
樓半扉斜日怪啣春燕子却飛来一枕青樓好夢又
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天仙子張子野作送春詞云水調数声持酒聽午醉醒
来愁未醒送春ゝ去幾回時臨晩鏡傷流景往事後
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来花弄影重
ゝ翠幔密遮燈風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紅応滿徑

古今詩話云有一客問張子野曰人皆目公為張三
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
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来花弄影嬌柔懶起簾壓
倦花影柳逕無人墜絮飛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
又高喬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処見山影又
長短句云雲破月移花弄影又簡墻送過秋千影並
脁笑人口世謂張三影莒溪漁隱云細味二説當以
古今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玉樓春宋子京詠春景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穀皺

紋迎客棹緑楊烟外暁寒軽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
生長恨歓娯少肯愛千金軽一笑為君持酒勧斜陽
且向花間留晩照　遯斎閒覧云張子野郎中以詞章
名擅一時宋子京尚存時其才先往見之謂其侍吾
曰尚存欲見雲破月来花弄影郎中真子野屏後呼
曰濕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那遂出置酒尽歓
皎如晦有浄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帰
遅計留春住畢竟年来用着来何事休帰去目断楚
天遙不見春帰路風急飛花似愁点飛紅雨

嘉靖初吳人唐子畏有花前対酒歌云九十春光一擲
梭花前拍手唱山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
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
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明年花開又一枝明年来
看又是誰明年明日花開否今日今年誰得知天時
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天時人事両不斉便
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来
人生不向花前飲花咲人生也是呆　又云人生七
十古来少早除幼年晩年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

憂愁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过了清明花不好花
前有酒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間錢多賺不尽
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一生到底恐难
保請君檢点眼前人一年一課埋青草々裏高低多
少墳年々一半無人掃二作与上意同但此公詞多
悲慨詩昼雖工因循致弄壽亦不永
四月八日俗傳為釈迦佛生長僧尼各建詭華會以
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而復以花亭鏡鼓迎往富家
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峰和尚偈云

呱声未絶便稱尊攬得三千海嶽昏愚水一年澆一
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五月五日作粽并帯五色絲乃遺仉也風土記云端午
日以菰葉裹粘米包之謂之角黍宋玉端午以葛蒲
或綫或屑泛海章閻公端午帖子云葛葉泛酒竞樽
緑菰葉裹絲楚粽香餘見考證門
雨中花王逐客作夏景詞云百尺清泉声陸続映漢湘
碧梧翠竹両千步回廊重々簟幌小枕敬寒玉　試
展敏綃看昼軸見一片漢湘凝緑待玉漏穿花銀河

垂地月上闌干曲溫叟詩話云此詞不用浮沉李
事而天然有塵外凉思非夙熟者恐知
夏日林和靖詩云石枕凉生菌閣虚已因梅潤入圖昏
不辞齒髮多衰疾取喜林泉有隱居移竹垂稍垂宿
露翠荷差影聚游遊魚北窓人在羲皇上時為淵明一
起予此隱君子之詩自然不同五六下兩复字詩眼
大工
六月伏日周時無至秦乃有帅古曰伏者謂陰気将起
迫於残陽而未得升故藏伏因名伏日
魏程曉為汝南太守作伏日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
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入今世褦襶子夙孰到
人家主人閔客来擎盛素此何揺扇臂中痛流汗正
滂沱傳戒此高明熱行宜見呵
早秋杜牧之詩云跡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暑去酷
吏清風来故人樽酒酌未酌晚花頽不頻銖秤与縷
雪誰覺差陳人此言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
之来倒装一字便極高妙晩唐無此句也先輩才高
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也尾句怪

東坡作中秋月詩云暮雲收尽溢清寒銀漢無声泻玉盤此天此夜不長好明日明年何處看蔡蒙斎云東坡又有十月十五夜観月黄樓席上次韵詩云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又和子由山茶盛開云雪裡應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王元之黄州竹樓記云未知明年又在何処近世有賦賞春詞云未句有不知来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憶好景不常盛事難再読此類令人有歲月飄忽之感

永楽七年八月中秋節　文皇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解作風露梅一闋其詞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掩令宵倚欄不去眠着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

御街行范希文秋月懐旧詞云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浄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断無由酔酒来行先成涙残燈明滅枕頭歌諳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廻避後来城居頼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人未及也

遂作詞云不是秋光只為離人照斷腸

宋孝宗秋日幸秘昏省因成近体詩一首賜丞相史浩以下詩曰玉軸牙籤煥宝章簪紳侍列映秋光宴開芸閣傷風盛坐對蓬山逸興長誓古右文懋乖德礼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致治觀熙洽更釜嘉謀為賛襄此賢君気象呂東萊時為国史編脩和云麟閣竜旗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観煜燿人文盛始識扶持徳意長功利従今卑管晏浮華自昔恒慮王顧将實李酔天造敢效明河儀女裏

歸鞿公九日水閣詩云池館縈催古榭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慙老圃秋容浅且看閑花晩節香酒味已成新过熟解黄先実不須霜鬢来飲興衰雄強謾有高吟力尚強　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晩節雖事二尤着力所立特全又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盤虎臥老松擎重玉竜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非詳味之莫見

朱文公九日登天湖以菊巻須捕滿頭帰分韵得帰字詩云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風雨客思帰故山此日

還佳節菊黃清尊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
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祇合從今老翠微此訣
孝二聯各自為對愈好
漁家傲 欧陽永叔咏初冬詞云十月小春梅蕊綻紅炉
煖閣新粧徧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懶玉壺一夜氷
澌滿樓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雁行
吹字斷紅日曉江天雪意撩乱
宋藍元威作寒詩朔風陣陣送將來日午柴門不開
靈照只教添短褐孟光重喚煖深盃若吟簷前玲瓏
玉閑攲炉頭撚咄灰移步東廳紅日晚細看夾蝶尚
依梅
宋朝頃年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
地廣中作小盡行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
作大盡哀時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
異桃源人落粟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与世隔收閉
喪乱空傷神此与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意同
冬至夜白樂天詩云老去襟懷常護落病来鬢髮漸
浪心灰不及炉中炭髮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身

最遠一年冬至夜倆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
覓孟光此詩心厌髮雪引喻最佳
元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嘗慨讀書賦詩歌皆
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
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蛻骨寒滴万尾氷垂鬚道
人凍卧山之麓暮爇松明夜溪綠山陰孤揑期不来
焚入嵓巖聞折竹征西将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黄河
氷関東諸将面欲裂巖光猶釣桐江雪
史育博覧強記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云曹子建號
稱七步臣五步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詠對云今
歲今宵盡明年明日来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気
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上
柳賞授左監門衛将軍人以謂為王涯之詩非也
漢時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
烟焰燭天炮音聒耳家庭奉宴長幼咸集終夜不寐
謂之守歲燃燈室中謂之照虚耗是日官府封印不
復僉押至正月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罷市往来邀飲
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光飾門戸男子衣

帽婦女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遺俗也 餘見考證門

花木

李由花月詩花正開時月正明花開如綺月如銀團圓月下花千朵灼灼花前月一輪月下看花花富貴花前賞月月精神可憐花月俱無主惱殺花前月下人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僊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始可荅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意出此嚴禪與杜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色冉冉歸何

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畫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君子於世何物足恝蕙耶

劉禹錫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幷心醉幾杯但愁花有語不為老人開蘇子由云此詩感慨東坡吉祥寺賞牡丹一絶與此同意人老簪花不自羞蒼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鈎此詩取杜牧之東風十里揚州過捲上珠簾恐不如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怯羅隱牡丹詩落盡深紅始見花花皆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餘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鍾滿座爭歡賞皆信流年鬢有華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又宋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粗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此可為華而不實秀而無用之戒公之事業益可見矣

牡丹唐以前未有至武后昔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羣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

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近時則翻騰百
種愈出愈奇
唐裴璘題白牡丹於慈恩寺壁　敬宋幸寺見之令宮
婢諷念及暮逐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年
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
起就月中看歐陽永叔花品序云牡丹出丹州延州
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西出洛陽今為天下第一
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
明建中劉元邵先生同會此皆花有數百本各曰此
花有數乎且請先生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
之如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開盡請再筮先生再
揲其蓍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荅鄭公
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次日食罷
花尚無恙洎烹茶之際忽羣馬厩中逸出與坐客馬
相趁嚙奔出叢中花盡毀折矣於是洛中愈伏先生
之言此說得之司馬文李名朴
楊臣源作城東早春詩云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纔
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謝豐山

云此詩喻士大夫知人當於孤寒貧賤中求之若待
其名譽彰聞始知奬拔特衆人之智矣邵康節與韋
惇會飲惇不識邵有傲態因而論牡丹惇問邵邵曰
見根荄而知花之品色者上也見枝條而知花之品
色者次也見蓓蕾而知花之品色斯爲下矣如君所
言又其下者也有人賦牡丹云洛陽園苑草烟寒夢
想堯夫一寸丹安得枝頭知上品今人多是就花看
雪壓喬林凍未開始知天意欲春回雪中未問和羹事
先向百花頭上開此王沂公梅詩也呂文穆見之曰

此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秦少遊名觀晉宋朝蘇子瞻以賢良薦除博士長於議
論文麗而思深當世重之如和黃法曹憶黃溪梅花
詩云海陵參軍不枯槁醉憶梅花愁絶倒為怜一樹
傍寒溪花木多情自相惱清淚斑斑知有恨恨春相
逢苦不早耳心結子待君来洗雨梳風為誰好誰云
廣平心似鐵不惜珠璣與揮掃月落參橫畫角哀暗
香消盡令人老天分四昔不相貸孤芳轉眄同哀草
要頃健步遠移歸亂插繁花向晴昊東坡亦和云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壁倒東坡先生心已
灰為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時月
出早江頭千樹春歌暗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
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来十年花
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
風雨捲春歸收拾餘香還畀昊

林和靖小梅詩衆芳搖落獨喧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疎
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
樽梅花詩吟懷長恨負芳尊爲見梅花輒有詩雪後
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横枝人憐紅艷多應俗天
與清香自有私堪笑胡雛亦風味醉將風調角中吹
會稽王晃无章有高才其墨梅冠絶人爭寶之曾自題
云我家洗硯池樹頭箇箇花開淡墨痕不用人誇好
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初見高廟應制題詩曰獵獵
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沙塵胡兒凍死長城下誰
信江南別有春上大賞之
劉廷美灸憲薄于仕宦惟愛作詩尤精書畫景泰天順

間為吳中詩人之最京師號為劉八句年伍拾解綬
成化初邢公宥為郡守以梅花求題賦絕句曰歲寒
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
花何不種梅花邢得之喜
程瑞饒人也詠梅詩清淺溪橋水短長籬外枝這些風
骨異瘦盡古今詩即此見其清才峻節
姚宋佐一絕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明梅
月蕭疎兩奇絕有人踏月繞花行
前輩花詩多比美女如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
動人中谷作酴醾詩肌膚冰雪薰沉水百葉千花莫
比方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比美丈
夫而劉滿材作海棠詩又不然雨過温泉浴妃子露
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宋曾端伯以十花為十友各為之詞荼蘼韻友茉莉雅
友瑞香殊友荷花浮友巖桂仙友海棠名友菊花佳
友芍藥艷友梔子禪友張敏叔以十二花
為十二客各詩一章壯卅賞客梅清客菊壽客瑞香
佳客丁香素客蘭幽客蓮靜客荼蘼雅客桂儒客薔

薇野客茉莉遠客芳藥近客敏叔名景脩宋禮部郎中吳人

明皇於禁苑中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宴於樹下曰不獨萱艸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又一日與妃幸華清宮宿酒初醒凭妃肩同看木芍藥親折一枝與妃子遮嗅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

陶弼字商翁有文武材工詩宋神宗朝仕宦廣西晚守欽順二州途次萬縣覩千葉桃花一詩云三月宮桃滿上林一花千萼費春心萬公城外襄河北一樹無人色更深　又對花有感云得莫欣欣失莫悲古今人事若花枝飛紅李白蕃薇紫問着東風自不知

螢雪叢說云人之得失各自有時初不知其所以然也有朋友試罷聞望不著遂欵捨書學劍龍舒王先生奉一絕云得則欣欣失則悲飛紅李白各隨時雖然蜀在東君手問着東君也不知

丘文莊公十三歲時題紅指甲云金鳳花開血色鮮佳人故染指尖冊搗箏亂落桃花片把盞斜排玳瑁班拂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有時閒托香腮

立疑是春風點王顏　又題五指山詩云五峰如指
翠相連擎住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採碧
落弄雲烟雨餘玉笋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自是
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撫中原不但詠物得體何等
氣象蓋用洪武韻也
曜宗吉詠玉簪花白露初凝氣候凉花神献寶盼新粧
移来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冰琢
骨新诞作妊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
髻旁

杜子美父名閑詩中不用閑字母名海棠不詠海棠予
思杜詩中如曾閃朱旗北斗閑娟娟戲蝶過閑慢何
嘗忌諱至如花草多矣子美皆無所咏豈特海棠耶
或者偶爾不賦之也善乎東坡有云少陵為爾輩詩
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鄭谷海棠詩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
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古今詩話云杜子美
母名海棠子美詩之不作後昇中復詩云子美詩才
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云杜甫句何畧薛

能詩未工至楊誠齋乃云豈是少陵無句子少陵未見歟如何陳去非亦有詩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歟識此花奇艷處明朝有雨試重來蓋用濃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欹開時之意

宋鄭剛中之鎮蜀也春奴曰閬王所居曰富春坊忽民言一辛不離味城海棠詩以譏之云火星飛上富春坊天恣風流此夜狂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公一見曰必道山公子也

文衡山題蘭云靈根珍重自三畹東絆碧吹香五兩叢和露細爲湘水珮凌風如到蓬萊宮誰憐別有幽貞在我已相忘臭味中老去相如才思減臨窓欲賦不能工

洪武中象山史本家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獻闕下太祖雅愛之仍畫扇面製詩以賜從臣曰月宮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毋心一點為君開又曰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浮粟粟照林毋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人傳其本史

氏後家昌焉

菊花枯不零落惟黃州一種片片散落王荊公嘗賦云羨秋菊之落英蘇長公嘲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分付詩人子細吟荊公野狐精也言其無所不知菊見花零落乃悟云荊公頗衒之後遷蘇公于黃一日賞太祖咏菊云百花發我不發我若發都驚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又咏雪竹云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雲齊俱見帝王氣象清暇錄載黃巢下第有菊花詩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彼此一意予以香氣透長安不過竊據之意滿城盡帶甲擾亂一番也巢兵敗在秋天擒士誠友諒與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風起時穿金甲豈非為帝耶韓王菊花絕句云造化工夫豈異端自然開晚少人看若教揔似陶潛眼肯向羣芳春賞牡丹此詩題出菊花晚節與淵明風致俱高

李恭山節汾州人也賦楊妃菊云命委鬼坡萬馬泥驚魂飛上傲霜枝西風落日東籬下薄倖三郎知不知

如蘇唐宇畏過閩寧德宿旅邸館人懸畫菊子畏愀然有感題云黃花無主為誰容冷落疎籬曲徑中儘把金錢買脂粉一生顏色付西風

三國昔蜀後主於羅城多種芙蓉至秋花開四十里如錦繡綺高下相照張立作詩諷之曰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及廣政末朝政亂立又為詩曰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綺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此花憔悴不如初可謂能以詩諷諫矣

王元之橄欖詩江南多果實撷欖為最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覃眉皮肉苦且澁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直道逆君耳斥退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追寄語採詩官毋輕橄欖詩

楊誠齋謝趙吉守餉三山荔枝走筆賦詩云吾州五馬住閩山分我三山荔子丹耳露落來雞子大曉風凍作冰精團西川紅錦無此色南海綠羅猶帶酸不是今年天下暑玉膚照得野人寒方云元注五羊荔子

七上者為綠羅子曾嘗閩蜀生荔三歲亦嘗廣荔當以閩為最楊妃所愛者蜀荔小而酸此詩蓋熟嘗之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據唐記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盛暑方熟詞美而失事實

葉子奇草木子曰蒲萄漢張騫使西域西戎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由是觀之易言以杞包瓜苴羌善潰諸言七月食瓜禮言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綈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紿皆非謂西瓜耶學者當辨之

杜工部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籠數徊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沾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箸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前漢王吉宣帝昔為諫議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而啖之吉知去婦東家聞之欲伐棗樹鄉里共請吉還婦為之諺曰東家伐樹王吉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蓋東家得其仁王吉得其義

唐韓琮詠柳詩枝闊纖腰葉闊眉春風無處不垂絲灞
陵岸上人離別多少長條拂地飛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咏松云半依嵓
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
曾作大夫官　荆公詠三品石云草沒荅侵棄道周
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
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
萬世之譏矧士大夫哉
王荆公詠竹云人怜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

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栢到風霜慈溪黃氏震曰此
詩見其自少抱負不凡近又有人咏竹云未出土時
先有節到凌雲處亦無心
鄱陽胡公聞號松友懷瑾自珍不詭隨於世題竹詩云
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聖祖討陳友諒道經饒謁長沙吳文王廟見壁間此詩
鑒賞久之尋召見帳下登極授補闕遷大理少卿後
文皇渡江胡直氣強項不撓　上命力士以金爪碎
其齒又不屈遂支解赤族

夏忠靖公咏徽廟墨竹曰實殿無心論治安碧窓着意寫琅玕枝枝葉葉真瀟洒爭柰金人不愛看此責徽宗不君也　國初張来儀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瓶出内家天香濃浸月中華六宮總愛清涼好不道金風捲翠華此責高宗不子也　又有人詠石榴曰金風吹綻絳紗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樹頭霜露少皆有含蓄後詩琢句得工　南枝有子殿秋先此言南渡得人有惜之意二詩高明甫詩云世人不愛竹只為昔花能奪目籬邊桃臉

紅似霞陌上梨花白於玉偶因一夜風雨多紅霞散盡玉消磨却来此軒看此竹行看坐看看不足

題竹木寒鴉云古木撐空掛雲影竹敲碎玉霜風冷寒烏點點亂斜陽愛殺君家畫中景木老如大公竹老如伯夷烏能反哺若曾子迺是人間三絶奇噫萬物要當闢世教此圖意趣兼忠孝侯門孔雀牡丹花抹翠塗紅真可笑

宋青州布衣張在題老柏院詩云南陵北舍牡丹開年少桑芳日幾回惟有君家老柏樹春風未似不曾来

為文潞公誦之公甚惜其不傳

方惟深隱居以詩名吟古栢云四邊喬木盡兒孫曾見吳王幾度春若使當時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厥塵

王抑菴歸泰和嘆落花詩云寂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

惜花吟昨日看花花滿枝朱紫紛紛圍臙脂今日看花花滿地班班點點成塵泥人生富貴春花耳不足悲亏不足喜一榮一瘁瞬息間白頭翁是紅顏子對花對花醉且歌造化不出大圈裏

宋陳堯叟中閩越地多植榕樹其木擁腫不中繩墨郡守程師孟命閩人多植之自為詩曰三樓相望枕成隅臨去重栽木萬株試問國人行住處不知還憶使君無

山東東阿縣季札掛劍處今建臺焉其地生草一種能活人心疾益緣當昔季子心許徐君劒也故曾與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滅化為異草人爭貯異草何功爭貯之心疾不瘳須一茹　又嚴州釣臺無別草盡生白茅見潔清之意予嘗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節

義草木顯清風蓋指其事也二草皆可謂之奇

菊不落英楊柳春榮冬落蜀都楊柳狀類

冬青經冬不凋而青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竹

歲一笋嘉定州有月竹每月生笋海棠無香無實四

川海棠香而實王人琢之為佳菓茄子根幹歲易屬

東茄子宿根二三十年枝幹如樹梯而摘之待其樹

老子少然後伐之天地生物不同如此

鄭谷詠落葉未嘗及零凋句而意自含詩曰返蟻難尋

穴歸禽易見窠滿堦僧不掃一箇俗嫌多

時令

立春日貼宜春於門王沂公曾書皇帝閣立春帖子云

北陸凝陰盡千門淑氣新年年金殿裏寶字寫宜春

中宋於立春日內出綵花賜近臣時武平一應制詩最

美中宋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蓋之先開

評黃鶯之未囀循環吟咀賞歎無懷今更賜花一枝

以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令插頭上平一左右交插因

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醉飲欲奪平一所賜花上於

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為奪卿花平一詭奏曰

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學子一終身
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時嘆美
唐明皇在東都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設蠟炬連屬不
絕結綵繒爲燈樓中間高五十丈垂以珠玉風動鏘
鳴燈有龍鳳虎豹之狀士民縱樂初止三五夜又增
十七十八兩夜當時惟王右丞縻詰奉和御製一詩
括盡時事詩曰王路笙歌滿春城刻漏長遊人多晝
日明月讓燈光魚鑰通翔鳳龍輿出建章九衢陳廣
樂百福迓名香仙妓來金殿都人繞王堂定應偷妙

舉從此學新粧奉引迎三事司儀列萬方願將天地
壽同以獻君王
唐開元中元夜以黃柑賜近臣貴戚謂之傳柑宴宋時
亦襲其事蘇東坡元夜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
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下又有傳柑遺細君唐
人作元夕觀燈詩云三五成佳夕長安樂未央月華
侵畫影火樹艷春光花覆天街上星臨閣道旁大脯
隨地賞廣樂自天張禁弛金吾肅更分玉漏長雕輿
公子侍寶馬少年行啣燭移龍照次簫集鳳翔燈搖

環珮影風散綺羅香地接宜春苑人遊不夜鄉太平
真有象歌舞頌時康

蘇味道正月十五夜詩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
隨馬去明月逐人来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
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元佑中元夕上御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
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製上元詩如何使故事
禹玉曰鰲山鳳輦外不可使童子厚咲曰此誰不知
後兩日登對上獨賞禹玉詩妙於使事詩曰雪消華
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鰲
海上駕山来鎚京春酒冨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
曲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廠進樂
又添一杯王和甫和云鑾輿清曉出瑤臺羽衛瞻迎
扇影開鳳闕張燈天上坐鶏撫獻曲海邊来脩文可
咲秦無策能賦休誇楚有才星漢未斜釣樂闕居王
宣示萬年杯

梅窓老人有元宵詞乃阮郎歸調用面文體詞曰皇州
新景媚晴春春晴媚景新萬家明月醉風清清風醉

月明人遊樂樂遊人遊人樂太平御樓神聖喜都民

民都喜聖神

宋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有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夫妻相對哭太守風流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罷燈

洪武初張行中仁和人為刑部主事詞翰清贍有次韻元宵詩云月到中宵午漏深青衫羅薄露華侵鰲浮仙島春無際人下高樓醉不禁大地金蓮分夜色上方玉燭慰民心歸來更有傳柑宴坐列宮釵十二金

太祖嘗誦唐人李元膺上元詩吟哦不絕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收拾得邦因歌舞破除休竟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安不忘危之心也

永樂己丑元宵令臣民赴午門外觀燈上御午門御製使儒臣奉和時詩應制諸作以侍講陳敬宗五首為上其一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五雲新天伏臨册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

及詞臣二紫禁疎鍾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
炬綴金蓮瓊禮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
過玉堦前三劍珮青霄近峰巒翠洛重花明金幄月
香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遥聞歌吹發
五色慶雲中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九川星彩
動萬井月華多寶炬通宵朗鸞吹叶氣和臣民咸聖
澤齊作太平歌五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来銀河隨
斗轉珠闕倚天開歡合春聲徧恩從淑氣回願歌漁
藻詠長奉萬年杯

章聖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賞花釣魚賦詩詩曰
欲餌金鉤殊未達磵溪須問釣魚人品端時衆知政
事屢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
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詠如此自趙元昊叛
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嘉祐末仁宗再脩故事御制詩
云晴旭暉暉花藥開氤氲好風來遊絲捲絮縈
行仗墮蓼飄香入酒杯魚躍文波時潑剌鶯留深樹
久徘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遊觀近侍陪王介甫
和云陰晹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来披香殿上

留珠輦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蓋曉谷風浩蕩戲鱗晴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賡歌豈易陪蘇魏公語錄云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皆屬和而詩中徘徊二字別無他義諸公和篇皆徘徊字詩罷再就坐教坊進雜劇為數人尋稅第者詰一宅觀之至前堂觀翫不去問其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環頎而不去問之則又曰徘徊也其一人咲曰可則可矣但未免徘徊太多

韓魏公時為首相是日微陰寒應製云輕雲閣兩迎天仗寒色留春入壽杯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詩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慢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遊宴太頻上為之咲

宋真宗朝賞花釣魚一日臨池御釣久而魚不食羣臣應制丁謂詩曰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以為莫及

李宗愕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事賦一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黃衣無耶獨出金門

去恰似當年下第歸上覽之特詔預宴既出改官
楊億初為光祿丞不預賞花釣魚之宴以詩語諸館閣
云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
由到始覺仙凡迥不同上聞之詰所司不召之故左
右曰以未貼職例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遂預晚宴
清明涖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
食人家插柳滿簷男女亦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
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人皆至塚上添土
東坡梨花絕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

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曰
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
醉青塚兒孫幾箇知二詩同意但賈賊知人生無幾
故乃躭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非可以此意比也蘇
詩既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且不見梨花
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為疎花爛熳更佳
晏殊字同叔好吟詩凡門客及官屬解聲韻者悉與酬
和其示張丞王校勘詩云元巳清明假未開小園幽
徑獨徘徊春寒不定班班雨宿醉難禁灩灩盃無可

柰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来遊梁賦客多風味莫
惜青錢萬選才詩話云王琪有大明寺一詩公大加
賞後召至同飲因言得句如無可柰何花落去未能
有對王應曰似曾相識燕歸来公甚喜遂辟置館職
宋徽宗在北虜清明吟曰茸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
倍凄然帝城春色誰為主遥指鄉關涕淚漣茸母草
名北地寒食則茸母生詠此詩令人至今愴然
宋乾道中高宗與孝宗遊宮中後園好花異木開豁心
目太上倚闌適隻燕掠水飛過有旨令曾覿進詞遂

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
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衘泥點破落花香啣泥水落花香啣得
憐渠水落花香啣泥特畫梁
舒芳狀元咏遊春詩云金鞍寶馬去遊春石有清泉花
有香絲柳依依千緒緑竹松欝欝四時新麴樽酒酌
情偏好上脉陽回地里中革作馬鞭鞭馬走木橋流
水響鏧鏧
梁貢父會燕京人大德初為杭州總管作西湖送春木
蘭花慢詞云問花花不語為誰落為誰開笑春色三

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哭但相逢樽酒
莫相催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
高臺烟樹渺吟懷挾一醉留春春不住醉裏春歸西
樓半簾斜日怪啼鵑春燕子却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
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天仙子張子野作送春詞云水調數聲持酒聽午醉醒
來愁未醒送春春去幾時回臨晚鏡傷流景往事後
期空記省　沙上並禽池上暝雲破月來花弄影重
重翠幔密窓遮燈風不定人初靜明日落紅應滿徑

古今詩話云有一客問張子野曰人皆目公為張三
中即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為張
三影客不曉公曰雲破月來花弄影嬌柔懶起簾櫳
倦花影柳逕無人墜絮飛無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
又高齋詩話云子野嘗有詩云浮萍斷處見山影又
長短句云雲破月移花弄影又隔墻送過秋千影並
膾炙人口世謂張三影苕溪漁隱云細味二說當以
古今詩話所載三影為勝

玉樓春宋子京詠春景詞云東城漸覺風光好縠縠波

紋迎客棹綠楊烟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　浮生長恨歡娛少肯愛千金輕一笑為君持酒勸斜陽且向花間留晚照　邵堯夫閒覽云張子野郎中以詞章名擅一時宋子京尚書奇其才先往見之謂其侍者曰尚書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耳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耶遂出置酒盡歡　晁无咎作卜筭子詞云有意送春歸又如梅者淨慈寺僧也嘗作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事休歸去目斷楚天遥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似愁點點飛紅雨

嘉靖初吳人唐子畏有花前對酒歌云九十春光一轉梭花前拍手唱山歌枝上花開能幾日世上人生能幾何昨朝花勝今朝好明朝花落成秋草花前人是去年身去年身比今年老明年花開又一枝明年來看又是誰明年明日花開否今日今年誰得知天時不測多風雨人事難量多齟齬吾天時人事兩不齊便把春光付流水好花難種不長開少年易老不重來人生不向花前飲花咲人生也是呆　又云人生七十古來少早除幼年晚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又有

憂愁與煩惱過了中秋月不明過了清明花不好花
前有酒且高歌急須滿把金樽倒世間錢多賺不盡
朝裏官多做不了官大錢多心轉憂一生到底恐難
保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一課埋青草草裏高低多
少墳年年一半無人掃二作與上意同但此公詞多
悲慨詩畫雖工因讒致奔壽亦不永

四月初八日俗傳為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
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而復以花亭鏡鼓迎往富家
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峰和尚偈云

吼聲未絶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
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花絲乃遺風也風土記云端午
日以菰葉裹粘米包之謂之角黍宋時端午以菖蒲
或縷或屑泛酒童簡公端午帖子云菖華泛酒更樽
綠菰葉縈絲楚粽香餘見考證門

兩中花王逐客作夏景詞云百尺清泉聲隆續映瀟湘
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簾幕小枕歌寒玉試
展數綃看畫軸見一片瀟湘凝綠待王漏穿花銀河

垂地月上闌干曲温叟詩話云此詞不用浮瓜沉李
事而天然有塵外涼思非觸熱者所知
夏日林和靖詩云石枕涼生菌閣虚已因梅潤入圖書
不辭齒髮多衰疾所喜林泉有隱居粉竹亞稍垂宿
露翠荷差影聚游魚北窓人在羲皇上時為淵明一
起予此隱君子之詩自然不同五六下兩叟字詩眼
大工
六月伏日周時無至秦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
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藏伏因名伏日
魂稚曉為汝南太守作伏日詩云平生三伏時道路無
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槱檻子觸熱到
人家主人聞客來蠘蠘柔此何搖扇臂中痛流汗正
滂沱傳戒此高明熱行宜見呵
早秋杜牧之詩云疎雨洗空曠秋標驚意新大暑去酷
吏清風來故人樽酒酌未酌晚花嚬不頻銖秤與綾
雪誰覺老陳陳此言大暑如酷吏之去清風如故人
之來倒裝一字便極高妙晚唐無此句也先輩才高
意欲異衆心鄙元白良有以也尾句怪

東坡作中秋月詩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声瀉玉盤此天此夜不長好明日明年何處看蒙齋云東坡又有十月十五夜觀月黃樓席上次韻詩云為問登臨好風景明年還憶使君無又和子由山茶盛開云雪裏盛開知有意明年開後更誰看王元之黃州竹樓記云未知來歲牡丹時再相逢何處噫好景不常盛事難再讀此類令人有歲月飄忽之感

永樂七年八月中秋節 文皇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解作風露梅一闋其詞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見掩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歡甚

御街行范希文秋月懷舊詞云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捲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行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迴避後東坡居士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人未及也

逐作詞云不是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宋孝宗秋日幸秘書省因成近體詩一首賜丞相史浩以下詩曰玉軸牙籤煥寶章紳侍列映秋光宴開芸閣儒風盛坐對蓬山遶興長稽古右文慙菲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欵臻致治觀熙洽更鑿嘉謀為贊襄此賢君氣象呂東萊時為國史編脩和云麟閣龍旗日月章中興再見赭袍光仰觀煒曜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畢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頑將實學酬天造敢效明河織女襄

韓魏公九日水閣詩云池館寮催古樹荒此延嘉客會重陽雖慙老圃秋容淡且看閑花晚節香酒味已成新過熟蟹黃先實不須霜年來飲興衰難強謾有高吟力尚強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藍虎臥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非詳味之莫見

朱文公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得歸字詩云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風雨客思歸故山此日

還佳節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
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祇合從今老翠微此詩
第二聯各自為對愈好
漁家傲歐陽永叔咏初冬詞云十月小春梅蘂綻紅爐
煖閣新粧徧錦帳美人貪睡暖羞起懶玉壺一夜氷
澌滿樓上四垂簾不捲天寒山色偏宜遠風急鴈行
吹字斷紅日曉江天雪意雲撩亂
宋藍元威作寒詩朔風陣陣送將来日午柴門半不開
靈照只教添短褐孟光重喚煖深盃苦吟簷角玲瓏

玉閑撥爐頭撚咄灰移步東鄰紅日晚細看夾蝶尚
依梅
宋朝頃年多事郡縣不頒曆所至晦朔不同朱希真避
地廣中作小畫行詩云藤州三月作小畫梧州三月
作大畫衰時官曆今不須憶昔昇平淚成陣我今何
異桃源人落葉為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
喪亂空傷神此與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意同
冬至夜白樂天詩云老去襟懷常護落病来鬚鬢轉蒼
浪心灰不及爐中炭髮雪多於砌下霜三峽南賓身

冣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
覓孟光此詩心厥髮雪引喻最佳

元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讀書賦詩歌皆
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
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蛻骨寒酒萬瓦氷垂鬚道
人凍卧山之麓暮爨松明煮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
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
氷關東諸將面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

史育博聞強記唐開元中上書自薦所詩云曹子建號
稱七步臣五步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詩對云今
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
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上
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人以謂為王涯之詩非也

漢時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高架松柴焚之謂之火爆
烟焰燭天炮音聒耳家庭舉宴長幼咸集終夜不睡
謂之守歲燃燈室中謂之照虛耗是日官府封印不
復僉押至正月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罷市往來邀飲
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光餙門戶男子衣

帽婦文鈸環之屬更造一[illegible]也餘見考證門

禽鳥

鳳九苞一曰口包仰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采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曰距銳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户不妄納也

漢辛繕治春秋明識諱隱居華陰光武徵之不至有大鳥高五尺鷄頭燕頷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婁繕捉樹旬昔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以為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赤色者為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鵷多紫色者鸑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以為博物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山邑門道飛其窪徒揭空籠以獻楚王曰齊王使臣獻鶴過於水上不忍鶴渴出而飲之飛去吾欲絞頸而絕恐人議吾君以鳥故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主欲赴他國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受罪於楚王曰善

祖客鶴也李文正詩云胎化仙禽性本殊何人携不到京都因加美號為仙客稚向閑庭伴埜夫警露有聲雲外遠翹沙晴影月中孤青田萬里終歸去暫處鷄羣莫嘆吁宋太宗丞相李昉畜五禽名五客鶴曰仙客鸞曰雪客白鵬曰閑客南客曰孔雀西客曰鸚鵡永樂中解縉為學士首進五色鳥大如鶴長頸長尾兩股一脚滿朝不識縉曰此禽臣知其性聞鍾便鳴聞鼓便舞上令鍾鼓驗之果然山海經云有鳥有一足兩股聞鍾則鳥聞鼓則舞此亦格物一端

宋高宗宮養鸚鵡甚多觧言語高宗一日問曰思鄉否

應曰思鄉遣中使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鸚鵡
問何處来使臣曰自杭州来又問上皇使臣曰上皇
崩矣鸚鵡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悼之曰隴口山深
草似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
頭說上皇

鄭谷題燕云年去年一来来去忙春寒烟暝度瀟湘低飛
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棲杏梁閑几硯中窺水淺落
花逕底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墻
此詩燕甚着題司馬溫公同幕以妓會飲僧廬王荊
公往謁之使妓踰墻而去荊公戲集句云年去年来
来去忙暫偷閑卧老僧房驚回一覺遊仙夢又逐流
鶯過短墻但集句一詩不可用二句司馬溫公事未
詳

蘇州沈石田題燕云今年見新燕猶似去年見主人頭
髮白轉多只有烏衣不曾變年去年来来不差分明
認得主人家柴門大開風滿屋飛出飛入隨楊花君
不見相國門前車馬塞一朝去相車馬寂車馬寂草
萋萋燕子還来梁上棲

唐寅紫燕吟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啣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蠅不易捕黃口無飽期嘴爪雖已成心力不知疲須臾上往來猶恐巢中飢辛苦三十日母瘦兒且肥喃喃教語言一一刷毛衣翩翩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首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飛入空巢裏啾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反自思思爾為兒日高飛捨母昔當時爾不念今日爾當歸

袁景文白燕詩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柳絮畫簷香入夢梨花深院冷侵衣趙家姊妹應相忌莫向昭陽殿裏飛翟宗吉白燕詩脫却烏衣絕點瑕銀瓶珠箔舊生涯正京老去粧初改王謝歸來鬢已華避雨有時沾柳絮夢雲何處認梨花飛瓊不向瑤臺去却入尋常百姓家

文徵明題白燕云高下翻飜雪羽齊江南社後絮飛時夢回王謝烏衣畫舞罷昭陽縞袖垂簫外風輕銀剪頭春冷玉差差畫樓霜月傷心處只許張家聽

昉知

沂石田題鷄云山菓紅柹秋着霜窓禽迎日露文章三聲喚白東樓紙帳裏閨人夢不長又羽毛彩彩見精神紙上函關寫得真勸讀問安皆賴汝日高那有晏眠人

微明鷄聲乍鳴滄海日東昇耳唱長安萬户醒風雨何曾迷曉漏霜天還解散疎星誰憐半夜燈前舞常自衝寒馬上聽此日山窓呼不起壯心回首摠凋零

太祖微時鳳陽城中遇一僧持小磬號於衆曰擊磬賣

詩聲絶詩就因指鷄卵為題僧云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叶落滿天星此僧必異人

老杜得房公池鵝詩云房相西亭鵝一羣眠沙泛浦白如雲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李太白詩云鑑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興逸多山陰道士如相遇為寫黄庭換白鵝晉王右軍義之好鵝山陰道士有羣鵝義之往觀甚悦因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相贈耳義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謂寫黄庭經恐或悞用

宋末宮中好養鴿太學書生題曰萬鴿盤旋遠帝都暮
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取南來鴈沙漠能傳二聖書
題蘆鴈飛鳴宿食罔飛者曰一自雙飛萬里餘上林消
息近何如風沙漠漠胡天遠虛有忠臣寄帛書鳴者
曰江上秋風送遠行何人不起故園情只今雲水忘
機處千里歸心對月明宿者曰木碧沙明秋氣清致
身深向白雲汀夜深漁父忘繒繳穩傍黃蘆夢不驚
食者曰秋水澄清映綠蒲香實托根爰天開佳
景留情處鷗鳥羣盟莫忌猜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孰贄以之納
采未言其義近見吾友王天雨云一張姓曾獲一鴈
置於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
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因名樓曰雙鴈樓又吾友
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拂除不祥一
鴈偶為烟觸而下其家以為不祥烹之明日一鴈飛
鳴屋頂亦墜而死觀此二事又真為義鴈云
洪武間姑蘇顧文昱詠白鴈萬里西風吹羽儀獨傳霜
翰向南飛蘆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點素輝錦瑟

夜調氷作柱玉關曉度雪沾衣天涯兄弟離群久皓
首江湖猶未歸

謝宣城白鷹詩云翅老西風絶點瑕秋江難認宿蘆花
雲邊字缺銀鈎斷月下箏開玉柱斜影亂飛鷗回遠
浦陳迷宿鷺落平沙聲聲喚起蘇郎恨為帶胡霜染
鬢華

婺州州治古木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
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已而知其非此
乎也啣巾而還乃往攫探巢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
故杖卒而逐之夫攫巢者之巾固已異矣知其誤復
啣来還尤為奇異飛物之靈如此

張東海彌文集云主事過太樸分司濟寧幼子令僮升
木取一鵲雛雛母見而啄攫面至流血揮逐不去少
頃其僕供茶於客鵲復来逐又聚七鵲成群噪搏不
已而幼子畏之還雛乃散張以為江南鵲見取雛惟
哀噪竟日未聞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謂南地方風氣
致然故鵲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嘗於園樹採
取鴉雛鴉亦来啄施步入堂中喧吗竟日似有尋覓

之狀施後於市并出遊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
啄或掠鬢而飛擊馬如是者二月為其所傷者四五
次予以此又知非由風氣天抵禽鳥如人有靈愚而
二子所遇偶鳥中之靈頡耳

朱晦翁四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吉凶人自
召不在鳥聲中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
分已定浮生空自忙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
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
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意甚警切皆格言也

蜀成都記曰杜宇自天而降稱為蜀帝後死其魄化為
鳥有聲一名杜鵑一名子規史咏詩云杜宇曾為蜀
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恚花月因向東風
訴國亡

唐顧況題子規樓霞寺棗子規鳥口中血出啼不了山
僧後夜不堪聞一直叫到三月曉

瀟之水上有二鳥一類鵠狀色蒼而嘴長凝立水際不
動魚過其下取之終日無魚終不易地其名曰信天
緣一類鷺奔走水上不問水腐泥沙唼喋然必盡索

而後已其名曰謾畫信天緣若無飯者乃與謾畫均
度一日無饑色視謾畫加壯夫人之一飲一啄自有
分定視二物可知矣滇陽林蘭坡瑞詩云荷錢荇帶
綠江空唼鯉含沙淺水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此所以為諷也可以悟世之貪得者

汴洛深山中多亂禽其聲多類人言一鳥云兒田來嬢
家炒麻誰知來主人以為昔有繼母偏愛己子以生
麻子授己子熟麻子授前妻之子嘱之曰植麻生者
得歸家二子不知其謀中途幻子嗜食熟麻子遂

此相易由是其己子誤植熟麻子不得歸母思之至
死化為此鳥呼其子云此類多不勝數要皆好事者
記之以警世亦如謂提葫蘆脫布袴之類耳

黃山谷云吾少時誦韓文公贈同遊詩喚起窻全暗催
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而了不解其意
自謫峽川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蓋
喚起催歸二鳥名若虛設故人不覺耳古人於小詩
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乎催歸子規鳥也喚起聲如
絡緯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亦謂之春喚此乃謂之

禽言詩亦如用藥名為詩之類梅聖俞四禽言詩云
泥滑滑苦竹岡雨蕭蕭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
鳥為君應斷腸婆餅焦兒不食爾向何之爾母山頭
化為石山頭化石可柰何遂作微禽啼不息提葫蘆
沽美酒風為賓樹為友山花繚亂目前開勸你今朝
千萬壽不如歸去春山雲暮萬木芳參天蜀天芳何
處人言有翼可飛歸安用空啼向高樹
五臺山有鳥名寒虫叫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
脂當盛暑時文采絢爛常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深

冬嚴寒之際毛羽脫落索然如穀遂自鳴曰得過且
過噫世人中無所守者不幷滔泊鄉里中必振拔自
豪求尺寸名便志滿意得出肆入揚及稍遇貶抑遽
若喪家之狗垂首帖耳搖尾乞憐視寒虫何異哉
白樂天禽言云得過且過飲啄隨時度朝暮得隴望蜀
徒尔為未知是福還是禍得過且過
閩鄭蒲澗禽言三首其一曰快快插禾清明穀雨天氣
和田中水滿禾好插轉眼便是人催科快快插禾
子歸子歸胡不歸田園既蕪屋成灰遲遲吾行當訴誰

王門抱瑟不如抱竽吹鬢髮改筋力衰不歸不歸更何為

提葫蘆沽美酒三百青銅何處有桃花落盡杏花殘十分春色今無九縱遇採樵人勒馬空田首況又多年失孟光一斗憑誰為藏久恐聽提壺倩飲酒

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傍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秖憶兒女無衣裳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畔住離家一程遠二

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春聚皆寇讐言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

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綉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

朝来傳令更可恠落後行遲都砍殺

鶺鴒鶺鴒鶺鴒帳房偏墊常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淚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為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詞意婉切誦之可傷此金沙灘武子文虎四寓言詞也因金兵南下

宋室播遷而作

梁棟隆吉亦作四禽言云不如歸去錦官宮殿迷煙樹
天津橋上吐一聲吐破中原無住處不如歸去

脫却布袴貧家能有幾尺布寒機織盡無得裁可人不
來廉叔度脫却布袴

提葫蘆近來酒賤頻頻沽衆人皆醉我亦醉湘江換起
醒王閬提葫蘆

行不得也哥哥洞南湖北春意多九疑山前吐虞舜奈
此乾坤無路何行不得也哥哥

飛東海過梅嶺聞鷓鴣曉行衡嶺鷓鴣啼草樹荒涼路
欲迷莫道哥哥行不得馬蹄南北又東西

宋和魯公觀畫鷹獵兎詩雖是丹青物況吟亦可傷君
誇鷹眼疾我憫兎心忙豈動騷人興惟憎獵客狂鮫
綃百餘尺爭及製衣裳范文正公嘆曰真仁人之言
也

陸龜蒙才名播海內居吳內然性浮薄時有內官經長
洲於水濱見一花鴨彈之而斃守者告之乃乘小舟
脩章表告內官曰某養此鴨能人言方欲上進君何

紱之乃將表示之內官驚而且慙酌之銀盌臨下詢
此鴨竟解何語陸曰教來數歲能自呼名爾
宋徽祖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貂璫奉承羅致海廣江公里在諫省聞之亟諫
遂即日詔內籞盡縱勿復留毀中有一鵝畜久而馴
不肯去上親以麈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姓名于
麈柄曰以旌直也及江去國此物浸遙都城廣莫秋
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如郊野識者以為不祥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翎

飢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
憶當年魏鄭公自記云是日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
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上
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上
遂起嗚呼我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然宋公之
直誠不在鄭公下而肅之詩亦可謂善於規諷矣即
此一事可見當昔君臣相得之盛

落霞與孤鶩齊飛落霞乃鳥也郎瑛在內臣養户見之
形似鶯歌少大遍体緋羽雲翼最說以為飛蛾悞矣又

曰鶖埜鴨蓋田野鴨逐飛蛾而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

閩鄭堂題百舌鳥云生來學得百般聲長向枝頭弄五更只恐春隨流水去綠陰深處聽蟬鳴

閩鄭鵬亦題云追逐黃鶯上苑遊穿花度柳亦風流于今已是朱明景莫弄東風巧舌頭

諸獸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國獻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國又獻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一麟形略如鹿蹄尾皆牛身有鱗而額有角人以為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舞陽產一麟口吐火而聲如雷野人不知亦擊死但雙角馬蹄後槎於省城人人知之是麟亦常有但人不識多致死耳聞皆牛生也

載埴鼠璞云騶虞非獸也本歐公引賈誼新書騶乃文

王囿名虞則虞人之官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騶亦官也意文王田獵騶從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嘆之決以不食不踐生為無有也不知永樂二年周王畋於鈞州而獲騶虞梁公潛有詩今載於文衡宣德四年滁州来安石固山有二騶虞守臣獻於朝群臣皆賦咏之夏元吉賦序有曰猊首虎身白質黑章脩尾隅目不食生不踐生與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則騶虞果有之噫見咏於周我朝二見之盛哉

太祖平陳友諒頓兵康山軍士乏食有一老媪騎牛吹笛指家耶来後繪其圖像

太祖題曰楊妃空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淚更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聲吹出太平歌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仟宋感此詩甚思時　仟宋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弘治間仟和尹陳榮頗不識獵者獲一虎時多諛賀以

詩有士人俞珩作口號譏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輩雙雙北渡河宜與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某設戈箭于道夜羣虎過中箭迹之不獲明日偶見山邊古廟二泥鬼腿間其箭宛然縣尹聞而毀其廟虎遂少又聞撼兵趙輔征廣西多虎盡出飲溪中一渠魁趙射之虎逃去明日於古廟中見所主之神箭在脇間趙以其神令新其廟較之毀廟為當矣

余昔北試道經彭城過一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

曰昔有行商者於齊魯間之墟夜歸迷失故道誤墮虎穴度不能出自分必死虎熟視之既不加噬反善遇焉晝則出取物以食之夜歸若為之呵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誤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家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君復能置我於大道乎虎作許諾狀乃伏地搖尾招之商者喻其意乃上虎背遂躍而出置諸道旁相顧悲鳴各分去後歷數載商者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以歸將獻之官熟視細辨之乃前虎也虎見之感泣

其人亦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賢以贖之衆亦義其所為相與釋縛縱之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為橋表焉予嘗見冠方衣練者凡蹤跡踈逖無論也其平居交游煦煦出肺腑相示何啻骨肉及臨利害遂反目不相識不一引手反擠之又下石焉嗚呼此其人非所謂鳳翰而鷙音者哉虎於人特殊族耳嗟跌相際幸不噬吞已見其仁乃何所德而拯援若斯可為含仁孕義者愧矣又世每言施恩者多不食其報遂惰於行義而此虎竟遇其人以生何相值之不

爽也抑人與物發一善念固有鬼神者司之耶

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水牛能搏虎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能記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埜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而食之虎見人至棄犬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不逾皆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耕前牛待其自終噫據是則不惟牛可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或有仁

心為主者古人豈欺我哉

宋姚鏞守童貢郡人趙東埜題跨牛圖贈之曰騎牛無
笠又無蓑斷隴橫岡到處過暖日香風不常有前村
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蘇州劉先奉鉦為
食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
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
人未歸憲臣感泣掛冠去

唐明皇教坊舞馬百匹能御杯勸酒天寶之亂流落人
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其奇及宴賓僚酒行樂

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
優服謂之猴部頭後朱溫篡位引至坐側猴忽號擲
自裂其衣溫叱殺之噫明皇之馬有愧昭宗之猴矣

五代節度使李金全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獻明宗謂
曰卿畜馬多耶何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
無乃以馬為事乎金全慙不能對萬曆八年有貢千里
馬足生麟甲鎮臣令善騎者試之累日行千里因獻
于朝昔宰引漢文帝故事諂郤之馬復歸故國

有人題子昂胡馬曰塞馬肥昔首宿枯奚官早已著貂

狐可憐松雪當年筆不識檀溪寫的盧

沈石田題云隅目晶熒耳竹披江南流落乘黃姿千金

千里無人識笑看胡兒買去騎

李文正公題云宋家龍種墮燕山猶在秋風十二閘千

載畫圖非舊價任他平品落人間三詩皆惜其事元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

太夫人康夢三閒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

陋有若戴大笠上神者密夜獲公行宣宗嘗　上寵

遇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御賜名馬

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齧者報公具衣冠而出錦

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上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

引犀象驅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於河北昔日之盛

掃地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人間其後歸京都者

十無一二初祿山至東都大設聲樂揣幽燕戎王番

胡酋長多未之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

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爲獸尚知天命有歸何況

人乎於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無一拜舞者

祿山大慚怒命置於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梨俾
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胷臆血流數丈鷹人樂工見者
無不掩泣

唐馬猿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時有白鵬見幼主崩哀
鳴躑躅竟墜水死元有駕象太祖登極不肯拜跪
竟死殳下國初林卿子羽有義象行主事張廷實有
白鵬歌象行云有象有象奚大都大江欲渡心容且
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
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啗之亦不餔屹然十日受飢

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
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殳象戰久不克兵
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
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亟封載玉輿萬
樂爭擁羣龍趨玉輦歸沙漠龍亦歸鴈湖所以老象
心南来誓死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
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
不若飯豆芻象何辜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
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象兮古所無白鵬歌

云君不見瀘南秦吉了饑死不首蠻夷丘又不見唐
家孫供奉奮跳欲斷朱三侯嗟爾白鵰急主難委質
翻配三忠儔憶昔海黃霧四塞天狗如雷墮東北三
辰鏖戰日無輝伏屍百里海盡赤六軍披靡可柰何
雲從飛龍赴碧波白鵰籠中起蹲躅恨不握劒揮長
戈劒欲截斷衆政首戈欲鐫絶宣慰胠請回飛龍駕
雲車直抵中原揮一帚皇天不祚趙孤兒白日不照
吾心悲聳身直翅輕一躑竟與金籠飽鯨鯢鳴呼白
鵰乃羽族報主恩義何其篤如何厠中拉脇奴禽獸
之心人面目太倉飽士多如林箕来何如參此禽羽
衣縞裳奪霜雪忠肝義膽鬱鳳音只今蒞蒞海天角
魂逐三忠戲溟漠千忠化作精衛翔悲鳴直待滄溟
涸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
蜂蟻之君臣鳴鳩之有別其性然也傳記所載禽獸
之事往往有之蜀鄧艾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
子為援箭取木葉塞瘡艾感而嘆曰吾違物性其將
死矣投弩水中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

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猿子跳號而斃
周公瑾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少
置人有以藥矢射其母母中矢度不能免以乳汁遍
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而死人取其母皮重
鞭之其子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猿子每夕必寢其
皮而後安否則不可育也然則人之不孝於親者丁
猊矣

宋王仁裕養一猿名曰野賓久而思歸山中作詩云放
與叮嚀復故林舊時侶伴好相尋耐寒不憚霜中宿
隱跡從教霧裏深歸去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怯白雲
心三秋果熟松梢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後仁裕入蜀
適播塚祠前漢江之陰有羣猿連臂下飲清流一巨
猿含猿群而前仁裕從僕指曰野賓呼之即應哀鳴
而去仁裕作詩傷之曰播塚祠前漢水濱山猿連臂
下嶙峋漸来子細覓前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免
勞羈紲夢松棲那復稻粮身數聲腸斷連雲叫知是
前時舊主人

盧南有畜秦吉了者能人言夷酋欲以萬錢買之其人

貪欲賣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不食而死唐昭宗猴號供奉不從朱溫至殺身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虜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成化辛丑西湖撒馬兒罕進二獅子其狀如黃狗頭大尾長頭尾各有鬃耳衧無大異輟耕錄言皆妄每獅子日食活羊一隻醋蜜酪各一瓶養獅人俱授官秩祿日給酒飯所費無算在廷無一人悟獅子在山薮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蓋胡人故為此以愚夷中國

交趾貢異麟司馬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咲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與之相守不暫離夜則同宿于木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異變始作威矣一人因近視焉其舌略黏則面皮已半去矣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兎兩耳尖長僅尺餘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動蓋吼作溺着其躰肉即腐爛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伏物類相制如此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
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
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智之不如麝也
元末時塞上有一人家貲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賊
之是襲焉策之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以自
保不逾歲犬之獰然而狠者有之充然而肥者有之
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
群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
父也乃累飯以餌之餌之之久則犬與盜成一家矣
間或鳴之者主人曰是惟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群
犬見鳴者而受烹也則各貼首妥尾恐不敢鳴無何
群盜持刃扶戈排門而入而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
地矣噫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以要奸其故何也不
惟群子誘之於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後向使主人貴
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宋湖州烏程鎮義車溪居民顏氏畜一犬警而馴顏氏
夫婦業傭留小女守舍舍有豬池女戲其側跌而溺
父母不知也忽見犬至前嗚吠異於平時且行且顧

顏悎之又見其首眷皆萍纏繞憂疑乃從而還家
文子在池奄奄僅存餘息叩之四鄰無應者携救半
日始醒問所以然曰頗記初墮時大從岸跳躑既淪
溺就死不知其後何以得免也視其足踝有齒痕隱
而不傷於戲知為大所拯時紹興九年六月也

唐裴炎猩猩名序云與之酒燕之以屐可以就擒刺血
問與多少隨所加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烹索
其肥者乃自惟其肥泣而遺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
也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

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
酒乎嗜賞禄位鞿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
餚辭覬覦者曷若猩猩推肥乎縊利生孽死而無悔
者曷若猩猩含血乎

劉子翬咏猫絶句曰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酔斜陽
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黄昏鼠輩忙語涉訕刺劉潜
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尔何功客不如食有溪
魚眠有毯忍教鼠嚙案頭書語稍含蓄而督貢亦露
陸放翁詩云累盩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

愧家貧策勛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
報者自愧矣又無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貪食有魚
仰看蝴蝶坐皆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鼠化
驚真豁達涵容法禁不張姦宄自化信王佐才也
金陵有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賣之督責計出
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貓兒肴
嗷嗷欲攫之既而夫婦對泣不忍飲食遂與相繇焉
貓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日
貓不食而死噫人知貓不厭主人之貧而不知其能

死義若此者
龍門子曰衛人東氏好畜狸狌以捕鼠獸也畜至百餘
東西家之鼠捕且盡狸狌無所食饑而舉東氏日市
肉啖之狸狌生子若孫以啖肉故不知世之有鼠但
饑輒嗥輒得肉食食已與與如也嘿嘿如也南郭有
士病鼠鼠群行有墮甕者急至東氏假狸狌往見鼠
懼甚對之大嗥久之鼠度其無他反囓其足狸狌奮
躑而逃噫武士世享重祿遇盜輒竄者亦一東氏之
狸狌也哉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鼠而畜不吠之犬余謂不捕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伎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狐猶二獸名狐性多疑氷合不敢涉再四往聽稍有水聲復退無聲方過猶性多豫聞人聲則豫登木上下不一蓋言人作事狐疑猶豫本於此

昆蟲

凡魚皆屬火惟鯽魚屬土以其伏也凡魚皆相食惟鯉不相食所以化也

龜脂得火可以然鍥鍥柱鎮淵可以抑蛟此物制於所畏也焚鼈黃而致鼠囊螢火而聚魚此物墮於所貪也

物之鳴也以口而蟬之鳴也以翼螽斯之鳴以股物之飛者以翼而聆鼠之飛以尾僊之飛以其鼠物之聽者以耳而龍之聽也以角牛之聽也以鼻物之走者

以足蛇無足而行巨虛借足而行物固無全賦也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鳲鵴暗交鴝鵒足交騰蛇聽交野
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頸
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翼交亦在鬚也龍鵸泆雞
皆雄鳴上風鵸鳴下風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雄
交不再皆理之異耳凡鳥皆雄求於鵸惟雀與鶉鴛
鴦則鵸求雄也
晉惠帝時有人得毛長二丈張華見之慘然曰此謂海
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又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

有鵸雉張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
蛻焉
范文正公詠蚊詩云飽去櫻桃重饑來柳絮輕但知求
旦暮不復問前程胡苕溪云吳興澤國春夏之交地
尤卑濕仍多蚤蚋東坡作守日有詩云風定軒窓飛
豹脚雨餘闌楯上蝸牛真紀寔也舊說秦州西溪濱
野多蚊文正為鹽場日題此想吳興同意也
歐陽公螟蛉賦爰有桑蟲寔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
形貢以為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

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成父沒母死身覆柩傾鳴呼為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虫曷以人稱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絰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予里中一村童見大蛙十數聚於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蛙凝立待啖不敢動久之乃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昔而出蛇已斃矣踰旬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於蛇腹中也余見一蜘蛛逐蜈蚣甚迫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醬矣蓋蜘蛛搖腹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如此夫蛇之啖蛙自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洗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函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

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國朝陳祖字富文長樂人洪武初以明經荐授新繁丞有老嫗孫爲蛇所吞哭于途祖牒城隍刻日捕蛇至期果有群蛇集祖廳下祖曰無罪者去獨一大蛇不去若伏罪狀劒斬之邑人傳以爲神後擢光山令

蛛絲網飛虫日月足充飽糟糜絲濟民生一身不自保事功大異報反施果物自為天惜之小人生全君子殪若比二虫無乃似此理欲詰咎無由起拍闌干雙淚流

謝無逸工詩吟蝴蝶二百首人呼為謝蝴蝶其間甚有佳句如狂隨柳絮有時見飛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暖晚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古詩有陌上斜飛去花間到翅回又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終不如謝意深遠後菊坡單公四絶句其一煖入名園萬物芳風情多半為春忙偶然飛向花前過惹得詩人訝竊香其二粉翅雙翻太有情海棠庭院往来輕當時只羨滕王巧一段風流画不成其三桃紅李白一番新對舞花前亦可人其四過東来又西去

片時游遍滿園春其四從知嗜慾損天真不道人間
別有春何似桃源千萬樹却來相逐賣花人
吳興陸蒙老甞為晉陵宰喜作詩時州幕官有好譏謗
同列者一日同會忽聞蟬聲幕官謂陸曰君能詩可
詠此陸即席賦曰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稍
梁莫向高枝縱繁響也因回首顧螳螂其人愧悟
王安石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
有之百官餞安石於城外劉貢父後至追之不及適
行槭上一書屏因題一絶寄之青苗助役兩妨農天
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虫偏感德又隨台旆過江東
荆公禹玉晬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見虱自荆
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也朝
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
輒獻一言以須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
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為之解頤
杜少陵螢火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
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
重飄零何處歸艇齋詩話云此詩蓋譏小人之得時

者首二句言所出卑下末二句言君子用事則掃蕩無遺老杜之詩所以冠絶古今以此李嘉祐熒火詩規規然咏一物而已視杜詩真所謂小巫也

禱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侬好喫苦之說　國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龍也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上祇言下有黿也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時亦有賴黿賴黿何不稱寃鳴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孰得與雷

霆抗哉

國初捕黿殆盡老黿逃捕不上灘淺則炙猪為餌釣之衆力製不能起有老漁云蓋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穿底貫釣繙而下甕罩其頭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製之則足浮而起矣如言果然比龍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即黿也夫黿能食人固可惡然搜扶江岸非其罪也以　高皇神智人言一遷禍及無辜如此則朋黨獄興之時人之死於遷就者可勝言哉

守宮即蝘蜓蜥蜴爾雅云蠑螈蜥蜴蜴蝘蜓蜓註曰轉
相訓解是知乃一種耳亦如龍生九子類也故說云
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若守宮因其義而名之
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硃砂食之待體赤搗膏
以點宮人之臂則終身不滅遇男合即滅故曰守宮
觀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
名龍子守宮之法墨客揮犀以為東方朔進於武帝
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鑰知宮人有異志搖心者
則吐血汚衣非也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煦水而水鳥戲於峯間魚懼物
之窺已也則煦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
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哀哉
万孝孺未生時父擇日將塋其祖夜夢一朱衣人前跪
曰聞執事明日要塋尊翁於某處然吾九族居此數
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惟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從
而避之言訖辭去明日起上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
赤蛇千餘其一穴有蛇長數丈盂所夢之赤衣也先
生之父素不信邪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其

烟透入方室時母方娠數日先生生厥狀甚異舌舐
餂入鼻中幼頴悟長師事景濂為文滂沛類東坡官
至學士盡忠建文君遣赤九族人以為叛蛇之報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人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
時楓橋一粮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
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玉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惧
自經而死夫婦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白樂天自整詩云奁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他人
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奁虚苦亡又一詩有所悲
云獸中刀鎗多怒吼鳥遭羅弋盡哀鳴羔羊口在緣
何事闇死屠門無一聲二詩真可醒世
嘉靖甲寅秋南京總督粮儲公署中有蜂房懸於簷下
不數日大如斗群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
頃四散時楊公宜為總督甚怪之竟以無患後庚甲
春黃公懋官代之以國用虚耗凡冗食奏罷之軍士
譁呼圍之遲明忽擊督署一空遂執黃公捶死大中
橋坊上懸之三日揭旗鳴皷一時擾亂劉誠意安撫
之乃定此蜂屯蟻聚之妖應也然不及楊公而黃公

當之何也嘗思蜂蟻之異乃厲氣所致楊公寬厚仁愛厲不能及黃公嚴刻大苛遂及於禍嗚呼君子固當為國家任事然事体有大拂人情者貫通融處之否則必至生變黃公可以鑒矣

正德間鎮江某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鷙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遂庵先生聞之令僮瘞馬衣曰義蜂塚

觀說一卷終